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節。鄭鏗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為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目下擅改作惟瑞以為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目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

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鏗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祿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璜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聘聘或治德或結

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繅藉以為之飾者內有寶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祀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為搢紳之縮謂搢之於紳帶之間若帶斂也氏曰凡帶有一大帶大夫以上用縹土有帶紳也又有帶紳所五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扞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結紃圭尺有二寸天子守

楊氏曰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用以朝日故執之見大宗伯六節也日為衆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以朝日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拂無藉則罷左氏曰藻率繅藉艱氏謂繅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





公執相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二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王作六瑞然一公九命故相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相圭信圭躬圭繅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皆三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鑄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觀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壘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鑄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王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大小且以明其鄰國交際之禮无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鄭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琢圭璋璆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聘聘

鄭司農曰琢有圻鄂琢起。易氏曰此諸侯遺目聘規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巨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專之享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聘聘所謂琢圭璋璧琮者与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

侯以相及蒲綴飾其圭璧而其目特琢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  
或二采而最而其目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為尊卑之分於朝曰  
之玉言其所琢相信射浦於是也雖時之玉言琢而已耳圭謂璋也  
琮以象聘提也若尊獻之玉謂侯以享天子則不琢五人所謂璋  
子男以璋是也

鄭鑄曰庶王之纁藉皆朱綠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  
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乘來曰覲覲曰視。聘曰聘。寡來曰聘  
聘。賈氏曰聘。黃氏曰時聘。覲規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琢圭璋聘  
子男以璋為璧琮。

馬按鄭注以此為諸侯遣使於天子黃氏以此為天子遣使於  
邦國要知五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規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鑄曰圭有邸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托宿  
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合琢出一圭託於是也璧以為  
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  
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易曰白雲之象蒼珠之  
成也即以正宿為義則見四青圭而托於黃邸以此求之方合神玉人之於璧也。劉氏曰天以一  
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  
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  
謂象立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眾神故謂之旅  
音合吳天與五帝此祀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鑄曰以琮為邸兩面各琢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  
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氏曰  
邸象所以而圭者邸法神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

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九夏正祈穀孟夏大澤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貞立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冬至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慶則止於貞立方澤安有天帝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璧所禮為負丘郊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為祭感生之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九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未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讖嘗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為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邸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貶六器以璫璧禮妖以璜琮禮地祇則禘之職冬日至則禘天於丘壘以璫璧禮妖以璜琮禮地祇則禘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乎是不然璧負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托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為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典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鑄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鄭車成曰說文黃鑿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栝一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栝也○以裸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於賓客則以裸為言何耶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余以為既裸然後解牲體

今名裸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蠻人和蠻也賈賈而陳之凡裸  
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為陳主賈陳於先生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  
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裸所謂上公再  
裸之類是也兼賓客入也不當裸故特以裸言之之陳氏曰所  
禮曰諸侯之裸主止於先王工人裸止於先王大夫裸止於先王士裸止於先王  
國皆用此諸侯所以有功於民者禮而文仲以禮法知濟魯諸  
屬是周公之意所以易氏曰賓客亦有裸禮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  
謂王禮再裸一裸之節賓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  
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賓客言裸互文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鄭師曰以圭 師於璧之上 琢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  
圭而師以璧故謹其卦璧璧質天故以象天而師璧師賜祿天道  
為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  
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鄭師曰半圭曰璋射者球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  
皆邪卻而球出故謂之射○射邸成曰璋者邪而射以取於璋也  
略也 鄭氏以春功為死璋 璋若然則璋也 璋者邪而射以取於璋也  
乎○李慈會曰璋射之射若然則璋也 璋者邪而射以取於璋也  
外則謂守義而已 玉又於璋邸射以表功表其死璋明也  
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邪殺之射見通贊之義以此祀  
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丘陵墳衍者是也賓客之至以此致  
稍儼賓客之還以此致贈頭璋邸射以表功表其死璋明也所用與山  
川同若山川為國之扞蔽賓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



故也。易氏曰琮方圓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為不足於以祀山川造冊賓客

土圭以致四時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鄭鐸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以度天下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夏秋冬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而負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而負於婁下弦於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使景自至於此則以致乎四時之日月者欲知地理則植之以觀東西南北之景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之遙以一分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度其地

註郭禮制在款禮制推咏確五寸以效日以上也言效日不言月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鄭鐸曰攻玉人之職不言珍圭杜氏謂珍當為鎮康成謂為王使之瑞節俱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不以為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今無所效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為一國之鎮凶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

改字以從己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鐸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璋為齒牙之形取牙齒之剛利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于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



其度數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作樂者有所攷自

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攷樂之數必起於九以九

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於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

王氏曰度之在樂則起於黃鐘之長在孔則起於蕤賓之四  
多之不在孔樂之文則起於黃鐘之長在下世有攷劉向中四  
復起於黃鐘之長雖起於黃鐘則不可攷矣則五量不言其制已辨也

賈氏曰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深於溝之兩畔

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之。王氏曰六物皆為渠眉瑑琮又

疏焉

鄭康成曰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

背琮在股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壁琮者通於天地。在賈氏下曰圭

猶以璋為圭也。禮記文選曰璋以禮也。璋以禮也。璋以禮也。

玉器為之

斂圭以和難以聘女

鄭康成曰斂圭亦王使之端節。易氏曰斂善也若天子遣人

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斂圭行之可以釋諸侯之怨

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取此。鄭鑄曰圭之長七寸而

為文如穀粟者名曰斂圭蓋與穀之文同也。穀粟之為物充實而

能養人王者於諸侯欲使之協比而已苟有難焉不相協和則遣

使執穀圭以和之欲使之信實相與且安其生之福故曰以和

難。鄭康成曰難惟解和之難也。平聲。五。昏禮有六其五用鴈

獨納微不用鴈以其束帛可執故納幣用元纁天子加以斂圭欲

其信實相親且以生生而不絕故曰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鄭康成曰琬玉亦王使之瑞節。陳用之玉人解曰琬圭負其銳使宛而不剡琬圭銳其末使剡而不宛。鄭錡曰圭長九寸不銳而負者名曰琬圭琬猶貞也圭之形皆銳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貞之凡物亦則逆貞則順故不銳而負者所以見柔仁而無所不順之意惟其仁柔而順故諸侯於德有所不順者則執此以治之使去凶德而脩其吉德。禮人與以琬圭雖表之及而侯使其日來時聘以結好之好是也諸侯於好有所未講者則執此以結之使之去仇怨而結其和好欲其仁柔婉順歡愛相從也。易氏曰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為大結好次之

鄭錡曰此謂之治德玉人謂之象德蓋中和柔仁在德之體故貞其誰訟象德自其制作而言故玉人謂之象德

琬圭以易行以除惡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鄭錡曰司農謂琬圭有鋒若傷害征伐誅討之象然攷玉人之制未嘗有鋒若故禮圖謂鋒若之言有違判規之義皆經取法惟得圭名琬圭亦九寸玉人謂之判圭判者半凡圭皆琬其上寸半而已此則琬其半以上又半為琬飾之文其半規以象仁其半琬以象義仁義各居其半而不純乎用兵諸侯所行有不善執此以責諸之使之改易苛治民之政有不善執此以戒論之使之除去焉行人謂殺類以除邦國之惡此除惡者謂殺戮之所執蓋諸侯政惡未至於可諍政責之使改行除惡所謂愛之以仁必有請責之辭所謂責之以義。黃氏曰易行其惡未著使迂善惡則其惡成矣除惡蠲其罪

林氏曰國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刻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總論

黃氏曰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瑋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琬圭璋  
賞有德亦執之報煩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瑋圭璋璧琮以行禮又  
執琬圭焉戒敕過行亦如之是即聘煩禮同而事異故以宛著其義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鄭鐸曰大祭祀天地宗廟之  
祭大旅依上帝及四望賓客所用者裸圭也祭祀所用者四圭兩  
圭之類典瑞共其器又奉承以往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鄭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進米。賈氏曰飯玉者天子飯以榛櫛  
引去飯用米貝不以食進。鄭法會道祭米與義是也。天子飯九貝諸  
饋及在口中者。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諸侯云。禮記。時天子以異同。用貝  
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氏曰  
玉亦與。同。特。行之。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氏曰  
總求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物。

賈氏曰披玉府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  
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黃氏曰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共奉之玉所賜出  
王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說非也。易氏曰共者共其物奉者奉其  
事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未言共奉之者重其  
事也

鄭鐸曰上言共其玉器而奉之主於祭祀賓客嫌其它事之時或

不共奉故言九五器出則共奉之見其無往而不共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以為國之用故天  
府言若迂密則奉之而典瑞特言九五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申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項氏曰萬物制命於天臣制命於王故謂之典命。鄭鑄曰觀春  
秋書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詩人美明王能爵命諸侯則命出於人  
君之所錫也。然自一命以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  
以定隆殺之儀是則儀出於命矣。典命之官以中士二人為之掌  
臣下命數之書所以紀實而傳信也。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  
名官者蓋無異命則無是儀。賈氏曰典命迂秩群臣亦是禮事  
又爵命屬階故在此

鄭康成曰義儲名化佐事史命有王命言才以丁巳命名一命  
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五文也。鄭鑄曰諸侯有儀必本於命諸  
侯有命亦必有儀於諸侯特言儀於諸臣特言命何也。蓋諸目之  
命為卑其於儀未必有僭越之差所先辨者莫急於命。諸侯之命  
為尊其於儀亦有覲視之嫌所先辨者莫急於儀。易氏曰諸侯  
為實諸臣士皆形故也然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是命有  
九此言諸侯以五儀諸臣五命者蓋典命所掌者群臣迂秩命數之  
書大宗伯則合九等之命所用之儀以正位於朝廷不數不命之  
士以其卑而無列於朝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昭禹曰上公有功德者命為二伯二伯雖同於九命九命者未  
必皆為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以  
西召公王之此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  
天下為左右曰二伯是也。王氏詳說曰為伯者稱公則終其身  
而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封魯不之魯太公封齊不  
之齊所以稱公者終於其身而已而其後世不過曰齊侯魯侯而  
已宋自微子以來庸建于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  
王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不得  
稱公者所以旌有德。鄭康成曰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  
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  
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鄭鑄曰先儒據匠人營國方九里  
之據謂有東城言城則值斗能里蓋遠外城謂有斗者城以九  
里為節宮室則方九百步車旗則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  
衣服則冕服九章其他禮儀皆以九為節則相圭九寸繅藉九寸  
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之類是也

王昭禹曰自上公而下降殺而兩礼文之數即其命而制之王制  
曰三公一命衮若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  
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鄭鑄曰公卿大夫則以八以六以四公  
侯伯子男則以九以七以五者蓋內而為王目其位之尊雖為三  
公亦巨道也外而為諸侯其國之小雖為子男亦巨道也君道南  
面取法乎陽故公侯伯子男之數皆奇且道北面取法乎陰故公  
卿大夫士之數皆偶義各有所取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

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鄭錡曰此皆言在朝之命數也卿即上大夫耳大夫則指中大夫  
下大夫而言自上士中士下士一命再命三命推而上之則中大  
夫下大夫同於四命其五命不以命在朝之臣故卿六命其七命  
亦不以命在朝之臣故三公八命其數皆偶然三公與卿大夫在  
朝未嘗無畿內之封邑鄭氏曰畿內諸侯諸國亦不出封及其  
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以褒崇寵異之故八命之三公加一  
命則為子男命數既加則大夫加一等則為類亦從其命數而加之明  
其內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  
故也陳君之辭有異思如加田无國紅有以索賜之類情是  
人門以待之先王之深慮也

譚儀曰公坵旌鉞者始廟貌之禮意最尊也陸種謂丘與斧石亦

夫無中下之別按序官有中下大夫則曰命大夫自分為中下似

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雖則有高下不同士以三命為差但

典命直言公卿大夫之命者欲見有出封之事故云其出封皆加

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加三命

以下者正見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

命二命一命鄭則約之上士為三命中士為再命下士為一命若

然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陰爵以待出封為諸侯

乃為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不得出封故出王朝有三命一命

亦為陽爵無嫌鄭曰此命不言天子士之命數獨言諸侯

防諸侯之回為尤士已防比排而上可知

易氏曰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魯晉衛也有以諸



侯入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賈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內外相權大制。孫氏曰在外者數隆在內者數殺止齊以為先王欲抑內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諸侯之中擇其材賢入為王官諸臣之中勲名已著則出封邦國書記六卿芮伯賈伯畢公衛侯毛公在焉皆自諸侯為王官者下至巨僂為虎賁凡公侯為卜正先王豈以人情所樂而求以抑之哉及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周公封魯皆因三方未定輟以鎮之周公卒不就國伯禽嗣焉又豈以人情所不樂而以褒之哉內則俛首而為臣不致其殺無以絕僭上之階外則南面而為君不致其隆將無以全君臨之體更出迭入特於車旗衣服禮儀之間示損益初非欲平內外輕重枕粿亦旌旄毳毼毼毼之徽叙焉曰無不戎七事豈遠哉為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城也先鄭見宗伯之職有六命賜官之語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為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之篇詩人之意欲武公入為天子卿士雖六命之衣亦自有所願為也毛氏失詩人之意矣宗伯之職謂內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謂子男之入為卿士而賜官也先鄭失孔家之意矣出入不加當從鄭說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康成曰誓猶命也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春秋稱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此其別有謂之君禮也其世子攝者尤○王昭禹曰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以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鄭康成曰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

之子如子男一壁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易氏曰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源定天下之志莫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于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勸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狩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政行矣

王氏詳說曰三帛之制尚矣舜典所載先儒以為孤執皮帛與夫諸侯與命尹亦僅謂似之遺謠者習者及孤執帛時亦習君之子之孤宗伯言孤執皮帛其天子之孤狀天子之孤六命此雖不言孤然言其卿六命則孤在其中皮帛者以束帛加虎豹之皮也天子之孤六命上公之孤四命六命之孤所執者虎皮也四命之孤所執者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視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此又見周公制法之意春秋感九年魯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為賓之以上卿為禮是不純乎子男明矣行人之職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饋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明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

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職其命之數

鄭鐸曰上公為至尊其國得以立孤孤所以相之猶漢時所立諸

侯王之相自一命之士推而上之士惟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故

孤四命四命蓋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比天子之大夫

名雖同而位不同此所以有天子諸侯之臣之別也執皮帛者見

其德足以衣被乎人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如子男者天

子之大夫出封則為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

之君左傳謂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正謂是之鄭康成曰視小國

如子男○易氏曰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

視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

小國之君國其宜也

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

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

故一命侯伯之君與公異命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蓋自其

君之命數為之降數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

其三命之卿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

之半則進侯伯之臣與公之卿大夫士同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嫌

矣鄭鐸曰春秋成三季晉使屠岸桓使孫良夫來聘公以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大夫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

侯伯之言此公之則次國之上卿當其大夫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

立伯之言此公之則次國之上卿當其大夫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

相同官伯所言皆論其能之知當其文不合國並與命言其命之數

命則同而位則降等此其所以異也

王氏詳說曰王制次國之卿與大國之卿異今侯伯之卿大夫士

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制夏商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一同者亦無復據於其間也

鄭鐸曰其卿三命比天子之上士其大夫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其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宮室車旗衣服之類各從其命數為之等降以其未有國家故不言國家侯伯之國無孤惟有卿大夫其命與其禮儀之類皆視其命數為之制小國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其士不命則其君所自辟除詔者謂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賤之命乃若不命之士將安所賤耶余為其君所辟除亦得比附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略減殺也蓋不依一命之士則宮室車旗之類無所取法

總論

林樞曰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五七三等諸目五等而八六四三二一乃有六等蓋公侯伯子男皆命為之非疊其命而得至焉者若士至大夫則有累其命而為之者矣故諸目言等自大夫以上則司於子男矣故侯伯子男登言儀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六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陳君舉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云糸絲纁皆藏於天府之屬既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恭出於禁錢不以調大司農祿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疋其後浸廢又曰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重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袪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下班服之等悉闕夏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佚法也非所以為禮漢因不改爵後為司封則猶命歸林表辨自彝晉置蓋故則車輿煇於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別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矣職注禮耶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

鄭鐸曰王之吉服九自太裘至玄冕冕服六自章弁至冠弁弁服三所謂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總而言之皆曰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經是之謂凶服古則以文飾為主凶則以質素為尚皆欲其稱事稱情而已司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或以祭或以朝或以甸或以弔非徒以章身為觀美也其被服以行禮則有不說之意人之觀之也亦知其尊卑之差此所以貴其辨。揚氏曰自王以下皆育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鄭鐸曰祭祀以致福禳者事之至吉六冕之服謂之吉蓋專服以

祭也

愚按天帝義已見大宗伯

鄭鑄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其色純乎黑則以象道其物能制恭則以象禮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所以象其辭也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象故記衾謂之被言被之於其上且祀天宜尚質又被以絮蓋陶匏菴藉具且掃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纁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圭乎文內畫質外畫文以盡事天之道故陸氏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不取大裘以各之蓋裘之上未嘗祀衣而衣之下未有不類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負後方後仰前倨飾之以布上玄下朱其前而悅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當備以致恭之意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衾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為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以服此冕此乃注釋禮記或冕臨裳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為祀天之服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衾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為貴鄭鑄曰五帝雖天之佐而與天同體故祀之服亦可得而回圭有邸秦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其玉其樂皆同其服何疑之有

尊先王則衾冕

鄭司農曰衾衾龍衣也。鄭鑄曰衾之為言卷也。書拜降龍龍之為物變化卷舒無常王者之德造化如之故服之以致享然衾服自龍始其章九九也。揚雄曰衾之衣五章裳四章也。不用十二章



而已。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至敬無文以華  
天享先玉則袞冕者。繼先王之志者必有為以嗣其德。不可以言  
達。作十有二章以象其德。服以華之而已。陳氏曰山龍而辟始  
者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山夏也。虎秋也。雉冬也。周而復  
始則居春也。大夏也。粉米中土也。黼秋也。交也。數冬也。春交也。龍  
古者合三服之陽也。故備而在衣。龍與雉。陽之陰也。故綴相在裳。  
與者合三服之陽也。故備而在衣。龍與雉。陽之陰也。故綴相在裳。  
陳君舉曰袞冕自龍而下九章之服。享先玉則服之。鷩冕自華虫  
以下七章之服。享先公饗射則服之。鷩冕自宗彝以下五章之服。  
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緇冕自粉米而下三章之服。祭社稷五祀則  
服之。元冕則黼而已。一章之服。祭群小祀則服之。夫衣服之間既  
又貴乎文矣。而降殺以兩凡以為尊卑之等也。尊卑之等既見於  
所服以祭祀則章天下之有德者亦不可不為之等。故公之服侯  
伯曰褻冕。子三旒。庶戴弁。士緇。魯也。杜綸冕。士弁。士祝。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鄭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立前不寤至諸暨。王昭禹曰  
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鷩冕祭亦各以其  
服授尸服如是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不敢  
馬按經中既說王之吉服下面開說六冕則知尸既服此王亦  
當服此所謂休物而不可遺也

鄭康成曰享射享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賈氏曰享食則大行人  
會。在朝故亦服鷩冕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饋序之鷩冕蓋以  
中。中服鷩冕者。鷩射在朝則服鷩冕。射在朝則服鷩冕。鷩冕蓋以  
維謂華虫也。曰華虫謂之鷩。鷩之鷩五也。倫而或章故謂之夏。夏亦  
章之服謂之鷩。其衣三章當鷩章凡七。鄭康成曰鷩冕無山龍  
冕者則其各也。其衣三章當鷩章凡七。鄭康成曰鷩冕無山龍  
其服自華虫以下以為章則曰華虫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



五乎之者冕即實以名之也。享射接以粢，然之文，所以取於華。出祀四望山川，則垂冕。

鄭康成曰：垂畫虎，唯謂宗彝。文曰：虎，萬也。雖如也。義以制事，知亦爾。故取於虎。雖其衣三章，堂室章九五。鄭鑿曰：垂冕，虎、

二物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垂。虎、西方之義獸，雖遇

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虎、雉之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鄭康成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堂室章九三。鄭鑿曰：希

冕，唯有粉米糲，散三章。其章為室，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雖米

見。曾畫以有不可絺也。裝者自然刺粉，但粉米不可畫之。樹今

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刺之也。粉米，養人之物。社稷者土

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乎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

也。故祭則同服。鄭鑿曰：五祀，春、行、或謂綸為細葛布，上刺

絺布，豈可絺哉？或謂其字音蕭蕭，絺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

冕，惟有黻之一章，刺於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黃氏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章四望山川先於社稷

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為序。地祭以社稷，具不別出，則方

立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蓋未嘗攷先王制祀之章。我。鄭鑿曰：社

同。禮五祀，蓋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

四望山川，則其薄可知。望山川則其薄可知。望山川則其薄可知。望山川則其薄可知。

祭群小祀則玄冕

鄭鐸曰群小祀者以天神言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以地神言之則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類玄者至幽之色其理則妙而不可知小神在天地間固有功矣亦不可一一而拈名之故服玄冕以祀衣既無章裳乃有黻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辯之義

鄭康成曰玄者本元衣裳

鄭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上為上之道次其下二

愚按四望以下等祀其服若是分辯者蓋王者不以尊服臨卑特敬神以安其心也

鄭康成曰嘗聞諸儒之論以為章服之中羔也龍也鷩也虎也雉也皆取諸物羔為大裘不名曰羔蓋大裘以道言言尊天神鷩鷩言名未現以具社稷也二龍才足以備名也然康成曰鷩鷩鷩俱羽龍宜曰鷩亦不言者蓋鷩物不止於龍羽物不止於鷩鷩虎雉俱為畫物故也若天宗廟彝器有雞有鳥有犴有黃獨取虎雉為說先儒諒必有所傳

凡兵革章弁服

王氏詳說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田畝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冕三服不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

鄭鐸曰章弁服者鷩弁也康成引左氏棘章之附注為證棘者染赤色以赤也之章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李鼎謂曰兵不可禮圖畫鷩弁其制如冕但無流為異陸佃以謂弁如兩手相合是而悅則弁之首舉矣王安石曰章弁違物性而制之質而已其染赤為之則以宣布著畫為義儒者皆以為赤色多矣詩曰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正謂兵服赤色兵革之弁用韋則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為武也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迺其威赫然故以赤為服也

眡朝則皮弁服

鄭鏗曰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為弁言皮則其毛存也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毛有文皮其實視朝之禮以文質兩全為高麗之為物能求其類李嘉言曰鹿群居則環其首以外舞食則鳴以呼其群詩之燕群曰嘉賓取諸庶鳴亦此也以是為服見君目類聚之意其物則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先儒謂弁服三其皮弁素積天子有三朝外朝二

內朝一皆用皮弁王氏詳說言皮弁視朝外朝也雜記曰朝乃內朝元朝也玉藻云卒說者謂緇衣羔裘此朝服之衣羔裘衣若食元端而居朝又非皮弁

冠不以弔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朝服也

朝服朝服立作階皆非皮弁服也故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朝於太廟禮畢而後改服以朝群臣辟且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玄冠之朝服皮弁之朝服天子視朝之服為諸侯聽朝之服諸侯聽朝之服為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天子之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夫備之故玉藻云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曰皮弁若離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陸佃云皮弁一名其弁皮言物其茶言色

甸冠弁服

鄭康成曰甸田獵。鄭鏗曰田不言韋不韋皮但曰冠蓋承皮弁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易氏曰經言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天王有父道王后有序道諸侯群臣為服亦猶人子之為父母服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緦衰其首服皆弁經

鄭康成曰君為臣服用服也。鄭曰農曰錫麻之澤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緦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緦無事其布十五升則一千二百錢去其半則六百錢云有等其變其布者皆以水濯也。

鄭康成曰疑言擬也擬於吉。易氏曰擬於吉者吉服十五升也。易氏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群臣則有錫衰緦衰長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經鄭康成之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鄭康成曰大札疫病大荒飢饉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緦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易氏曰素服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勝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取其命之數。鄭鍔曰上公九命服衮其章九王亦被衮何為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

侯伯之服自五章上皆冕而下六公則上  
不履裳冕可知公之服自六冕而下如王

如侯伯則上不服裳冕可知  
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  
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  
若夫同服九章非准君自無別又且虞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之  
尊國十二門旗十二狩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  
牢其所以取法於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於衮則執尺二寸之圭  
垂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然矣。於椅曰九服  
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紳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鄭鐸曰天子之孤六命冕字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之服自希冕  
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制三章是皆諸侯之孤四命大夫之服自  
其冕四旒纁四就則從其命數也天子之紳大夫之服自希冕  
孤同大夫與諸侯之孤同三章此言紳大夫玄冕則指諸侯之卿  
大夫故服一章之冕玄衣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准  
與王之上士中士同亦於希冕其異阿大夫則元冕其同  
同士則同於皮弁恒所謂章者據大章而言則有下章則從其命  
數此六命之孤與四命之孤三命之孤與二命之孤以異也命  
其號元所見也孤亦皮弁所以異者旒也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鄭康成曰衮服天子諸侯齊斬紳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加之  
又總麻

鄭鐸曰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上皆絕而不履蓋位尊勢重彼固不  
敢以威威於君此亦以義而斷恩也知大夫加以此則自孤而上  
不服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鄭鑄曰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為首欲其引類聚朝又欲文質相湏之意自皮弁下更有玄冠服與大夫同

王昭禹曰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服無章數其首服

以皮弁故曰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然與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士亦服皮弁矣

其凶服亦如之

鄭鑄曰亦有大功小功也。黃氏曰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總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鑄曰自公之服以下皆言其助祭與朝王之服此則言其齊服自公以下至士之齊服皆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吉以玄衣凶以素衣皆謂之端言其幅之正也自公而下與士皆同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其袂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則後之而已後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一尺八寸此所以異焉祭將以交於鬼神玄北方之色幽陰之極而道之所存也惟極乎至幽而交之以道則神可得而事故齊用玄端之幅之端則心之端見於玄也禘氏曰古者端袂於冕或施於施於冕者也劉安公曰禘於冕者也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王昭禹曰共王以衣服又奉

其事也

大裘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

賈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

皆依命數天子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亦依命數

鄭康成曰算衣服今坐上竟衣鄭云賈氏曰守禮職云遺衣服職焉

此師衣祿也上殿衣服所藏於棹中表賈氏曰而少者也

此昭馬曰所陳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桃於外

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所易忽桃于外廟者其世

數之疎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之兆守有守桃以掌先

王先公之廟桃外焉兆守謹於四郊內焉廟桃謹於宗廟禮之大

本在是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王昭禹曰外祀國外之祀若小宗伯所謂祀五帝於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

其兆域凡國外之祀為之兆守者皆有壘壘域故也○鄭錡曰其兆

之外皆有壘壘域典祀則掌其禁制法令蓋求神於此而不嚴為之

禁則人或敢渫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殺役于司隸而役之

鄭錡曰言祭言祀尊者當祀卑者當祭

鄭康成曰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艾掃之徵召也不在四郊之內祀

時脩櫛澗脩除有時不役使之作之○鄭錡曰當祭祀之時則修

除其兆之壇域草之荒塞帥其屬之下士二人共掌而所役之人



則徵諸秋官之司隸蓋司隸有徒二百人以給勞辱之事。李嘉會曰役于司隸則不勞民崇祀

及祭帥其屬門而守其屬基而踣之

鄭鏐曰及祭殆人君躬出郊而有事於兆域之時乎。王昭禹曰厲禁謂藩厲禁止之地踣所以止行者將祭帥其屬則以修治為幸而致其潔及祭帥其屬則以禁止為幸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

守桃奄八人女桃每廟二人奚四人

愚按桃字見小宗伯

張氏曰周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桃一昭一穆。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王昭禹曰遠廟為桃子廟桃而名之曰守桃言桃則廟可知。業北於此其神已遠越而去也。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桃八人以兼姜嫄之官則虞周七廟可知。張氏曰守桃桃亦職之於始祖之廟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藏焉

項氏曰廟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桃則遠主先公則桃于后稷之廟有先公謂大五以前為諸侯。鄭康成曰遺衣服大欽之餘王昭禹曰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餘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為不可褻而忘亦所以示其體物不遺之意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王氏曰其遺衣服藏於廟桃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

神

王昭禹曰司服享先王則衾冕草先公則鷩冕所謂各以其服按尸蓋以其所服各有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外之意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心齊絮主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桃則守桃黜聖之

鄭康成曰廟祭此廟也桃祭遷主。王昭禹曰廟則近而親桃則遠而疎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桃享嘗乃止故守桃黜聖之而已。徐氏曰先王之禮降殺有漸其間五廟則有司修除之即隸僕堂五服禘除蒼西之事屬乎寡官者二桃之禮殺矣矣之守桃黜聖而已。陸嘉會曰非自為之主掌其黜聖之事耳

鄭康成曰黜讀為幽黑也亞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地謂之亞

鄭康成曰脩除黜聖之言之有司常主脩除守桃常主黜聖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賈氏曰按特牲少牢及饋于廟皆有隋祭之事時性凡祝命換祭尸服並換于隋祭于且問性則皆黍稷肺祭於尸尸祭之注云廟祭則肺並換于隋祭于且問性取黍稷肺祭於尸尸祭之注云廟祭則肺並換于隋祭于且問性。王昭禹曰其隋則埋以藏之。賈氏曰藏其隋則埋於西階其服則藏於廟桃亦以明神所依也

世婦每宮御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愚按世婦在天官者是內命婦即二十七世婦之數在春官者是外命婦乃在朝六御之妻或謂以御為世婦非也既以婦言安得為御為之然每宮御二人者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其夫曰御其妻為世婦者亦以御之爵稱之觀其職曰凡內宰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必是因王后有祭祀賓客禮事在外者非內人之所可與臨時而設此職主此禮耳所以屬於禮官

薛平仲曰春官世婦則主六宮之禮者也官以世婦名蓋禮行於六宮之世婦則世婦以積九嬪九嬪以贊天人夫人以贊王后事固有所由始故其官每宮御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以主其禮於外而奔走往來於其間始有關於六宮之人是以女府女史女奚有非府史胥徒之比世儒謂官奄人居之若內小目之奄上士殆不然先王於內小目之用奄如將與謂之奄恐後世無復以德選如將直謂之上士又恐後世以外官充之命曰奄上士必奄人有上士之德者其為後世之防嚴矣况為卿為大夫而可以奄人君之乎特未攷夫主禮於外不能不以奄人為辭○王氏詳說曰右宮之官內宰以下大夫為之視王之宰夫世婦以御為之視王之小宰列內宰於天官列世婦於春官者以世婦所掌不止右宮之事而及於內外宗耳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鄭康成曰女官刑女給官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齋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概及菜盛之饗○鄭鑄曰天官世婦祭之日涖陳女

宮之具涖陳在彼而校比之在此也  
詔王后之禮事

鄭康成曰薦徹之節。鄭錡曰世婦詔之於外內小且詔之於內。  
詔告之以其時之早晚。則王昭禹曰內宰詔后之禮則見於  
缺。其詔蓋始於世婦內小且又從而擯焉。

王氏詳說曰。歷盛之泰雖出於帝籍。賦其種者六宮之人。帥女官  
而濯。概為染盛者。又二十七世婦之輩。則其共之者非六宮之人。  
其誰歟。

王昭禹曰。辨六疊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小宗伯  
世婦則帥之而已。鄭錡曰。天官世婦言帥女官濯。概為歷盛所  
帥者。刑女耳。為之於共之前。此所帥者六宮之人共之於正祭  
之日。

相外內宗之禮事

鄭錡曰。昏佐后於泰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

大賓客之享食亦如之

賈氏曰。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瑋皆  
贊。鄭錡曰。比之帥之詔之相之。皆如祭祀焉。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其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王昭禹曰。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則比其已哭者。鄭  
康成曰。苛禮也。

凡王后有機事於婦人。則詔相

黃氏曰。王於諸自有拜。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婦詔相。恐失  
其節。王昭禹曰。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喪大記曰。大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世婦則以言詔之以事相之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鄭康成曰主通之使相共授。鄭錡曰世婦朝且也兼統內官之事故可以通內外之令內事與外官相聯而外官所當供備者則世婦為之傳達。黃氏曰世婦掌之蓋得糾正之也后事則按內小臣使達之

王氏詳說曰婦人不預外政而內豎掌內外之通令世婦內事有達於外官蓋不能無好事於四方亦不能無好令於卿大夫但女謁不行耳

總論

鄭錡曰先王於六官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內宰又立世婦之官掌之如是其嚴蓋小宰內宰治其政以整齊於內世婦掌其禮以詔相於外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鄭錡曰內宗無數凡內女之有爵者皆謂之內宗以其與王同宗故掌宗廟之祭祀。陳君舉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女子生於王族乘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內女為內宗外女為外宗列於禮官之屬其職在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觀后之事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裸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召南何彼裋衣袁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况王同姓姑姊妹之女子乎所以為王化之基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賈氏曰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即臨人邊人加豆加籩之實。鄭錡曰謂之加者加於九獻之外九獻為正獻其他為之

加爵故所薦豆謂之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其掌之也以助

王之致孝耳

劉執中曰九嶺贊豆籩之薦徹內宗又賛九嬪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鄭康成曰佐傳佐外宗。王昭禹曰卒食之禮以樂徹于造方其  
以樂徹豆籩則右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  
佐也。鄭鐸曰凡祭之始終皆用樂以致神祈之歡心周頌禘大  
祖歌雍以徹貶祭而徹王后之職右徹而傳之內宗佐之也

賓客之享食亦如之

王昭禹曰徹豆亦如祭祀。鄭鐸曰其薦其益皆然也

王后有事則從

王昭禹曰王后有事則從者則吉凶之事皆在焉

大喪序哭者

鄭康成曰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王昭禹曰疏管中之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

賈氏曰此諸侯來朝饗於王國王爲之饗妻若若檀弓云以爵升  
純衣哭諸侯謂饗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婦人無外事

王昭禹曰內宗亦爲之序哭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吊臨

鄭康成曰王后吊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王氏曰並  
婦言掌吊臨于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爲之往內宗言凡卿大夫  
之喪掌其吊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姑有爵者

曰王異

陳君舉曰按內外宗無人數恐是祭時旋立之官非常有也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右薦玉豆盱豆盭又以樂徹亦如之

賈氏曰凡王之豆盭皆玉飾之○鄭錡曰內宗言加別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非惟佐王后薦之又當盱其實蓋亘人臨人共之內宗又臨視之及以樂徹則亦佐后○項氏曰外宗異姓之女球於內宗故佐薦而已又掌盱豆盭之實其詳也

王右以樂羞盥則贊

鄭康成曰贊猶佐也○賈氏曰羞進也盥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

依樂以進贊者亦佐后進之○鄭錡曰以樂羞盥與祿獻亞盥之

時皆佐后○劉執中曰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鄭康成曰獻獻酒於尸○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餉食台亞王為

獻也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康成曰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王昭禹曰大祭雖凡大

臣盭徹○劉氏曰贊之如贊后之禮

小祭祀掌事

鄭康成曰小祭祀謂在宮中○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

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霽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

已○項氏曰宮中之祀與饗皆掌事

賓客之事亦如之

王昭禹曰內宗賓客之事食佐后傳豆盭外宗賓客掌事如小祭

祀之事則非特傳豆盭之事足賓客之事皆贊后也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內內外宗及外命婦。賈氏曰若內命婦則九嬪叙之。王氏曰內宗大喪序哭者則與宮中之哭者叙焉。外宗叙內外朝。莫哭者則叙內女外婦之序哭。

家人下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冢封土為丘壠。冢而為之。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禮而至於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嚴其立封之制。家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墓以寓其哀慕之思。墓大夫則以施之。國人之瘞禮之所重莫加於此。則以下大夫二人。掌之。然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此又職喪之所由設也。禮莫嚴於始。尤嚴於終。此又三官見於典禮之末也。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

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家人則掌焉。易氏曰君臣分守雖嚴

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鄭康成曰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

而藏之耶。王昭稱曰葬者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廡東西

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榑于文武從周公之兆域也。劉執

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王昭禹曰先王制為合

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相從。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鄭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正以尊卑。廡其前後而亦併昭穆。

賈氏曰諸侯卿大夫士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朝卿大

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為先王卿昭則







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祭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豈有不然於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凡諸侯及諸巨。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禪均其禁。

賈氏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摠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王

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葬。安均其禁。則均其地守焉。

鄭康成曰。墓家塾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賈氏曰。禮記云。葬人即葬地。陳君舉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域極

今度。教皆掌焉。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儲。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掘墓。盜尸。斬

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

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鄭康成曰。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

人國氏族。葬而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氏族。葬各從其親。黃氏曰。司徒本俗。職墳墓。此獨國民

耳。

劉執中曰。民遂其私。而言先王喪凶之禮者。豈有禁不令。

正其位。掌其度數。

鄭康成曰。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賈氏曰。禮記云。葬也。即見有爵者。

謂本均者人從墓其有上葬焉  
卿大夫士則其葬不離父祖

使皆有私地域

鄭康成曰古者萬民葬地同與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

相安

凡白墓地者聽其獄訟

鄭康成曰爭墓地相侵區域易氏曰聽其爭則族葬不至相犯

帥其屬而巡墓傷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西氏曰屬者泉大夫帥下屬官也○鄭康成曰屬望限遮列與

氏曰望大夫帥其屬

屬巡行遮則之巡○鄭司農曰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氏曰

為室可氏各自守之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氏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

地域而守其立樹則為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葬令序其事

王氏曰職喪上言諸侯下言卿大夫士又言凡有爵者包三公矣

鄭康成曰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天子存者其餘則士葬謂

小斂大斂葬也○劉執中曰凶喪之禮下達萬民尚無主執以泣

其事則有過中而僭於上者有不及于中而遺其親者是以職喪

此等之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歛奠祔祭燹合贈皆有定法不可過

不可不及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鄭康成曰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有事謂合燹贈賍之

屬詔替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劉執中曰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

凡其喪登召其號治其禮。

鄭康成曰告以牲號蓋號之屬當以祝之。賈氏曰先鄭以號為

盜謂祿下在此故後鄭不從謂君待牲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越其事。

鄭康成曰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

國者由其君所來差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

官出職喪當催也。易氏曰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葬則

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

愚按治其喪已見宰夫此則越其事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之三十八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王氏詳說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孝文時得魏文侯好古樂之人竇公獻其書乃今之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若天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薛平仲曰司樂則總其樂之大者樂師則總其樂之小者自其大者言之由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默交於隱顯之間非探索於樂理之至者不能也則司樂之官可不以中大夫攝乎竊相樂之者言之由步武疾徐之儀足以致養其和乎大德非研窮禮樂之微者不能也則樂師之官可不以下大夫居之乎彼賢也者隨事之小大而致察焉然上下相承而不容缺則又二官所以繼於後也○陳及之曰大司樂之官今之國子監祭酒而其下樂師大胥

小胥今之司業博士

堂成均之濶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鄭鐸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鼓宮宗學禮者就鼓宮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箭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明和也陳氏曰辟雍明也陳和也所以禮也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天之文蓋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云戴官宗商學也禮記曰宗商也禮記見之於禮記也







於他人以此見古人立心至公規模廣大文武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鄭鏞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後見如人之祖周人作樂之時名曰有瞽有鼓有鼗有箛有箏乃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為瞽瞽之所宗戴宗之中而祭之使後世知其為明樂之師儒也賈氏曰王世宗云春禴夏禘秋大飴冬烝子其祭也田則祭田祖烝則祭先農食則祭先農最老則祭先農皆所以示其不忘本也又况以道德而教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以示其不忘也呂氏曰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設教有如時雨之化人自不能忘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歿已盡者不同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呂氏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總之草木是樂之物而已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中和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何故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如坤固是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以中為忠才改一字便看不得中和分明一个中字其義無窮祗敬之謂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見於至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節前奏各固是樂之末所謂祗敬祗之端條勝流通庸端易直子諫之心使有條理使之肅然祗敬祗之端油然而生孝友之端此謂樂之德陽氏曰禮之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此謂樂之德一節已詳之然樂在誠而盡於日用常行謂之庸庸用無不通之謂由是推之

於事觀德兄之職謂之孝友此古聖賢取殿之實行  
六司樂乃以爲教國子之樂德者禮孟子子謂樂之實

鄭節曰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  
獨教國子則取六德之下取六行之上者而教之至祗庸二德則

萬民無預焉蓋教民之道責以六德或不責其行責以六行或不  
責其德國子德行欲其兩全故成之以樂謂之樂德六德之下者

能之其上可知六行之首者能之其下亦可知祗庸所以進乎德  
行惟祗則於德行不敢忽惟庸則於德行不敢廢

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

鄭節曰樂語非特詔樂者歌詩章凡足教尊言語之間以樂教  
之便謂之樂語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是感發人與謂之興

節曰只知詩人之只因物以感發其心之物引類感發興起謂  
所說言者鄭節曰道如權人所謂道國之政事之道亦有興意則以

之道和發中和教導之意從容和緩中和教道之意謂之諷所謂倍文  
曰諷以清聲曰誦以詠詩之義故言以聲節之曰頌如鄭節曰諷

謂之言獨說是教者自言學者無所答問言則言誦異矣自言其  
言而與人應答則曰言以鄭節曰國子他時公卿大夫則奉命周

旋出入事對之人故以樂而教之語則出言之際和而不暴矣  
黃氏曰詩之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以興可以怨述之事以

遠之事君蓋發於中和祗庸孝友故謂之樂語孔子曰不學詩無  
以言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而中和祗庸孝

友之念有不可禦者與后夔典樂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呂氏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王昭禹曰舞有大小者蓋古之教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小子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大司樂之所教成人也

鄭鐸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賓客揖讓升降以行禮者衣儀之際尤不可不中節故以樂而教之舜黃帝之樂名曰雲門卷儀

言德能覆物物由之以出如門者陳祥道曰雲為天之氣門卷聚也又言其明民共財使有族類之聚也堯之樂名曰咸池咸言其德之感民池言其潤澤之久也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樂

總論

此而六音節以其樂也

於藪以下是也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其樂李喜無他樂之取

鄭鐸曰德所以成已語所以接人舞所以事神先能成已然後可以接人而事神教之序如此。王昭禹曰國子賢者之類功臣

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將授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

乎以樂成其德謂之樂德以樂達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陳氏曰周之時子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教宗書

在上庠以言學者之華始于書亞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



音伯呂所生  
者律與位

楊謹仲曰鄭氏謂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其說未必然蓋以此論律自黃鍾九寸損之為六寸林鍾益之為八寸自此以後愈損而律愈短雖有益而不加長則自九而六自六而八可見矣積六下生五上生至仲呂而管極短不可勝吹殊不知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又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下生者又當損而後十二管之長短乃均今攷鄭氏所言管之長短則既均矣自與前言不應不可不辨何者應鍾上生蕤賓固已益矣自蕤賓而生大呂雖下生蕤賓乃陰中之陽其數已不足又當益之故蕤賓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復三分而益一以下生大呂乃得大呂之管長八寸二四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前配黃鍾之九寸故與大呂律大寸廢其中而適均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攝蕤賓之律以下律大呂則大呂之管止長四寸二分有奇與前後不均惟自蕤賓而後下生者反益之上生者反損之積而至仲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調此上下相生損益之義不同鄭未得之故不得不辨若十二管長短之數鄭之所述已得之

愚按鄭氏損一益一之說律呂長短之數已得之但必以損者為下生益者為上生未必然蓋上下二字乃係於律呂之陰陽凡陽律生呂皆為下生陰律生呂皆為上生損益二字不係於上下故律生呂雖皆損一而亦有益一以下生呂者若蕤賓陽律又益以生大呂故大呂之管比蕤賓為長其生則止曰下生其呂生律雖皆益一而有損一以上生呂者若黃陰律又損以生夷則故夷則之管此大呂為短而其生止曰上生耳若漢志謂

律皆損以下生呂皆益以上生律則長短之數不合

鄭康成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木筵長八寸  
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  
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王氏曰六律六同以考五聲五聲以成八音八音以節六舞六舞

以大合樂

五音入昭謂五音入舞則所謂六律六同。李士嘉會曰

八音八方之氣也二有偏勝而八方之風為之不順左氏謂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也。鄭康成曰大合樂謂廟祫代之樂

賈氏曰大合樂者禘祫之後合樂之時也。此疏合樂祫代之樂

變入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然合樂在下神後而

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樂爭重故進之在

上神王氏正義曰大司樂謂天神之大祭萬神之樂又言謂

人祀天地以禮也。鄭康成曰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

日至作之致地祇物貶動物羽蓋應之屬屢書后變所言此其於夏

廟九奏勅應。王昭禹曰先王作樂所以尊和其和至矣則大同

於物故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由此致賜之諸侯則明而邦國由

此和或奏之御射或奏之內為萬民由此諧或奏之燕或

奏之享則外為賓客由此安夷蠻閭貉戎狄之君其來朝也與之

蕤焉樂以此作則遠足以悅遠人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貢之

羽籥之族辨毛介之類所謂動物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

羽籥之族辨毛介之類所謂動物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

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  
之大祭祀薦神之時為言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為一節謂天地  
人之次祭祀為言自凡六樂者以下為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  
祀為言自凡樂圖鐘為官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  
之樂為言。鄭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王氏曰分律而序  
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  
門至大武。易氏曰六律以左旋為序六同以右轉為序六舞以  
歷代之先後為序。韻代平者用律而序之与下為總目舞者  
謂代平者用律而序之与下為總目舞者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律平中曰祭之尊卑凡有六舞故以六代為樂用之  
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者還助用陰以六代數  
為之入宮奏者堂上四鞀鐘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  
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為調升散者常以陰呂為聲欲  
其相配

鄭鐸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  
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之調  
取其合也。易氏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  
雲門之樂起於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為六呂之首大  
呂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陳蘊之曰此

天神當用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

劉迥曰天神即樂六變而皆降者神歟既以祀天神為五帝及日  
月星辰又謂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不知受

命之帝何所據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鄭錡曰太簇者建寅之律陽聲之第二應鍾雖非陰聲之第二然其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故奏大簇必歌應鍾之調取其合也易氏曰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太簇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太簇為合宮之次應鍾為六同之次咸池為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陳蘊之曰此地示嘗用三陰爻生之凡萬物秀實之時

劉迎曰地示即樂八變而出者鄭既謂地示則主山崑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知神州崑崙何所據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鄭錡曰姑洗者建辰之律陽聲之第三應也南呂非陰聲也

陸佃曰南呂則陰之所成者事

易氏曰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紫莖於方嶽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補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非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鄭錡曰蕤賓者建午之律陽聲之第四者也函鍾非陰聲之第四然其位在未午與未相合之辰故奏蕤賓必歌函鍾取其合之義也。易氏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蕤成壑之患始息祀山川亦其類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錡曰夷則者建申之律陽聲之第五者也小呂雖非陰聲之第五然其辰在巳申與巳相合之辰故奏夷則必歌小呂取其合也

鄭康成曰小呂之所屬者小也

易氏曰濩養也言成湯而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夷則之

申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鄭康成曰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鄭錡曰無射者建戌之律陽聲之第六者夾鍾雖非陰呂之第六然其辰在卯戌與卯相合之辰也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

然杜康在卯戌與卯相合之辰也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

易氏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

之成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

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於此亦其類也。劉氏曰周之先祖

惟后稷詩之靡言禘大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於姜嫄則凡

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為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先

王自王季而下非始祖矣天作言祀先王先公服言祀先王則

袞冕祀先公則鷩冕必明指先王先公言之今其先妣既云姜嫄

知先祖為后稷昭然

項氏曰奏者播之於器歌者詠之於聲舞者動之於容

王氏詳說曰司服所以依於王其草單先親而後疎司樂所以薦

於神其草單先外而後內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劉執中曰六代之樂雖不同皆用五聲旋相為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鄭鑿曰以五聲文之使節奏次序如錦綉之成文欲其聲之交錯以八音播揚之成。鳴也。故也。使音調踴暢如農者播穀之播穀之音之發散蓋六樂之奏象其類得其德因其教者甚至我至於作樂則必須五聲八音以文之播之然後樂成而可觀聽也。李嘉會曰入者之聲無以文之則金自金石自石矣。王昭禹曰五聲所以成八音故先五聲後八音。愚按說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

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又上示六變而致蠃物及天神

樂則東奏也。王昭禹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謂之變。氏。詳說曰此一節謂四極天神

劉氏曰六樂而文之五聲播之八音其為樂亦大矣非祭天地宗

廟不用先儒止見其致羽物羸物之屬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

大蜡止息老物樂田夫而已六樂豈用於此乎。鄭康成曰此謂

方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黃鍾為均海濼所成故知以

鄭康成曰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賈氏曰大司徒有原隰此不

劉氏曰象物蓋日月星辰之屬易言天垂象垂象者明莫大乎日

鄭康成曰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賈氏曰大司徒有原隰此不

劉氏曰象物蓋日月星辰之屬易言天垂象垂象者明莫大乎日

月是日月星辰亦可謂之物伴章氏謂凡此五物蓋云日月星辰  
星土孰云有象而非物乎鄭康成曰象統有象在天所謂則不  
著天地之神四靈之神非在天所謂則不

至孔說謂之四靈麟

鄭錡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

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於六變者蓋暗祭之樂六變而祭

畢王昭曰此羽物惟鹿而川澤則靈致之易故一變而致龜物  
又樂於山澤故鹿手三變毛物虎豹屬其澤又重運於麟物水產

又樂於山澤故鹿手三變毛物虎豹屬其澤又重運於麟物水產  
之實下平之衍水土交而其法畢又實於丘陵故後平而致之象

龜鱉屬尤為重運土示則其勢在下尤為寶故後五變而致之象  
致之尤尊故六變而後致之

易氏曰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祇與求神之樂

大同小異其言大濩以祀先祖大武以祀先祖則與九磬九德一

有桃輔祭泗水立七廟一壇本壇皆祭之藏解人槐廟於廟

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祖則廟與桃皆異茲其樂所以不同

凡樂國鍾為宮黃鍾為角木簫為徵姑洗為羽雷豐雷靈孤竹之管

聖和之琴瑟雲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

愚按禮記謂十二律旋相為宮何此獨用三者為宮學者疑之

鄭康成曰國鍾夾鍾也國鍾以天律言也王氏曰國鍾正

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

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以國鍾陳鳴樂書曰天闕揚為

為國薛氏曰大道著乎東而本故統起乎本易曰帝出乎震震東

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太簇黃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違

其本統也黃鍾為天統故兼取北方之律而以黃鍾為角。鄭鄭  
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其義鐘琕琕而用之天功始於子安  
律旋相為角前音功之始天功成於寅故用木蕤為徵蕤音功之  
始天功終於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陽性也。三。王氏詳說曰黃  
鍾為陽律之太簇為隔律之姑洗為陽性之三。王氏詳說曰黃  
鍾為前太簇為社姑洗為羽者。律呂之相始相鍾者道之序天佐道也。

王氏詳說曰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黃鍾為宮宮數

八十一黃鍾為角角數六十四太簇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

羽數四十八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

大呂為角太簇為社應鍾為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

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歷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

以相生為先後之序也。薛氏曰五聲有商而祭與佩玉無商者

鄭康成曰祭尚柔商堅剛揚收曰周祭天地不用商者以商聲剛

而木聲平所以取其正也其聲也謂黃曰商蕤音調家木聲愴能

刻木作者去之或曰五音相生曰社應前角羽聲後商聲神愴能

位也祭祀而去人聲不盡心於鬼神又曰殺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

效之則不用人聲者為當商中聲也降與上下之神則虛其中聲中

聲人鼓耳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千鬼神嘗以工律旋相為宮之汝求

之律合五音則十二律皆有商聲若黃鍾為宮正也以無射為旋宮

則黃鍾為無射之商若太簇為旋宮則姑洗為太簇之商此旋相之法  
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鄭司農曰  
曰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如先儒以為山名於此取竹為  
琴瑟將以召乎至和故有取也六代之樂雲為首天神最尊故  
用之。王昭禹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  
莫不以類而單降。鄭鐸曰樂用負鐘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  
取雲和舞取雲門而立之躅又象天之負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

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易氏曰九樂有本有用有變自黃鍾為宮止姑洗為羽此樂之本自雷鼓靈鼓止貞丘奏之此樂之用六變而天神降此樂之變三者舉而樂之終始備矣。

九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雷鼓靈鼓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且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而禮之則其樂之官宜以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鍾為禮。禮記卷之四以見

本義

薛氏曰林鐘丑之衝為地統與其他之律皆相生之次而用地靜而和變以生為樂故相生南呂與黃鍾同先姪洗而後

曰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黃鍾同先姪洗而後

南呂以姑洗數多而南呂數少耳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鄭

氏曰地功始於與故用太簇為角言功之始地功成于取之故用

姑洗為徵言功之成地功成於南呂為羽言功之成。故用

南呂為宮言功之成地功成於南呂為羽言功之成。故用

鄭司農曰靈鼓靈鼓四。鄭康成曰天神而地靈故以

靈鼓名其鼓與鼓。鄭康成曰絲竹竹枝根之末生者。其生之枝

空桑山名。王昭禹曰空桑則以陸道為。王昭禹曰言地示則大示社

稷五祀五岳四瀆山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以類而畢出。劉

執中曰陰生而祭地以助乎坤元資生之德。薛園曰陰以方為

体性靜地陰而靜故為方丘在國北之澤以祀之亦各從其類。陸

氏曰餘地於北却而澤中之

鄭鏗曰樂用林鐘言地為萬物之君終於南呂象其作成萬物之

功鼓鼓言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衆空桑言其無所不容咸池言



賈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禘祭也但般人禘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為之

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鼓作之於始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為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后稷基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賈氏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面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北頭第三表為八成則地祇皆降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九成則人鬼可得禮焉此終周之大武樂也武王伐紂始作此樂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武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薛圖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為終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為終然則九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為樂終非謂本數為三也

葉水心曰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人鬼不言出鬼固係於人古人不以致神祇為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為難

劉氏曰祀天圓丘祀天帝也祭地方澤祭地示也享人鬼於宗廟右稷已下先王先公也先儒言三者皆禘大祭夫禘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天神地示謂之皆禘大祭可乎又言天神主祀神地示主  
崑崙則是祀天又非昊天上帝祭地又非地示既言人鬼主后稷  
又接祭法禘粢而郊稷祀天圓丘以帝嚳配則是天子郊祀后稷  
以配天詩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之說皆不足信多  
自昔戾如此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九樂車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昭禹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筭簾。鄭鑄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於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大司樂又宿縣遂以聲展之。蓋鐘磬之屬懸於筭簾固可以作樂前期之夕樂官之長視之。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官簡不爽。金吾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祇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鄭鑄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有尸出入之時有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夏之名有九此所奏者三夏夏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入廟門祭訖出廟門皆奏王夏蓋歌王者之德焉。甚大始迎尸入終送尸而出則奏肆夏。肆夏始禘祖牲之祿肆夏也。或說自茲之禮肆夏以象乎神則有宜而二禘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先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正昭明口神獸而為明明故而為昭牲以致味行吾愛動而觀說者昭神者在此宜其故情明以故見神寫故牲出入則奏昭夏則無所攷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於鍾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為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鍾師也。令鍾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鍾師自奏矣。鄭鑄曰此所令奏者特祭也。

帥國子而舞

鄭鑄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易氏曰舞所以宣導其和。王昭禹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九樂車用舞則

帥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鑄曰禘祭先王饗嘉賓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大饗此所謂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祀迎牲入廟而始殺饗賈則殺牲於門外鼎而後入故不迎牲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祭有入牲之禮者皆博碩肥膾又以告幽全也賓客之末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賓客然先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鄭康成曰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到氏曰禮也肆夏而送之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賈氏曰大射謂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震庠堂中。鄭康成曰騶虞樂王賈賈賈招招之騶虞也射以騶虞為節。鄭鑄曰王出入令

詔諸侯以弓矢舞

賈氏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鄭鑄曰又詔待射諸侯執弓挾矢揖遜進退為手舞足蹈之容者諸侯雖尊入而侍王當執自子之禮。黃氏曰舞所以飾敬也。王昭禹曰王出入令王故也儀禮大射命天子三福取弓矢而升階之儀者亦以此

王大食三宵嘗奏鍾鼓

王昭禹曰大食大半非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月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月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味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味宿之以樂所以和其心志而致氣味之養焉况天下無事無荒無大札無大災無大故而王可以樂之

時所以大食之三侑大司樂皆令奏鐘鼓膳夫言王日一舉膳十  
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此謂常日之禮至於王齋日三舉亦六  
食之禮。鄭康成曰有猶勸也。鄭鏗曰食則三有勸之至于三  
加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奏鐘鼓用樂之盛也。凡氏曰禮故樂  
聲雖盛以立号君子聞其聲則思武百鼓聲謹謹以立動君子期  
不敢聲則思惟神之不安  
不忘危治不三亂之意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易氏曰凡師之出宜乎杜造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  
獻之以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

王昭禹曰惟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氣散焉王師  
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鄭鏗曰有功而歸將釋其怒而  
收其我放也入于君。李華會曰垂入於軍功也。五廟。晉文公  
當戰遂循之謂師若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祭飲飲其  
厲而已。鄭鏗曰令

九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

鄭康成曰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五  
嶽岱在兗衡在荆華在豫嶽在雍而在并兗猶怪也大怪異哉謂  
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為害者去樂去藏之也春秋傳曰壬  
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

大札大山大戕大且死凡國之大憂令弛路

鄭鏗曰札疫癘也凶凶年也戕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

為

九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鄭鏗曰王者作樂以尊和於天下王朝所作雖本乎雅正苟疾

國或為淫哇何以一天下於至和哉故於建國之際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諸侯繫一國之風不謹於聲樂之際故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三矣始建國必禁焉防於未然之前李嘉會曰四者皆詩兩樂之樂賦人深深賦隨也國也初鄭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也

大喪泣殿樂器及奔葬藏樂器亦如之

鄭康成曰泣臨也殿與也臨笙師縛師之屬與樂器也輿謂作之也

易氏曰藏瘞也大司樂泣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之學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康成曰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以制曰十三舞曰成童許氏曰二

黃氏曰九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

于戈秋冬教羽籥故羽皇提于人等舞則為小舞自其小時教之

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在干戚備焉實氏曰此言小舞則大司

李嘉會曰教國子以舞使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

進退之節以銷其驕滿矜諤之習此教國子之善法小舞既習而

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九舞有收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舞有人舞

鄭司農曰收舞者全羽鄭康成曰收折五采端

鄭錡曰羽則折白羽鄭康成曰羽舞皇則用五采羽為鳳凰之

形皆執之以舞鄭司農曰皇舞許以羽冒覆頭上衣舞皆聖之

鄭司農曰旄舞斄牛之尾也鄭康成曰取其順也

鄭錡曰千執千楮以舞。

鄭司農曰

鄭司農曰人舞者手舞。

鄭司農曰

鄭司農曰社稷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旌兵事以千星

辰以人

鄭錡曰社稷之舞執帔有帔除之意言社稷生養乎人而除其災

害四方之舞執羽有羽翼之意言四方為國翼蔽如鳥之有羽翼

曠之舞以皇皇鳳之雌也為群陰之長早則陽勝陰舞以皇所以

召陰而却陽也旄即旄人所教之舞也夷樂散樂宗廟祭之無樂用

之或謂辟雍用旄無所考人舞則宗廟用之八佾六佾皆以人為

主地官之屬所用者止繫於民事舞師言兵舞此言千舞箋千言

兵實一而已。易氏曰地官舞師之四舞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

樂師先辨燭舞之辨若舞師統教燭舞則以舞舞舞也。謂死後

教者之末。愚按餘見舞師餘

教樂儀行以肆夏越以采齊車亦如之

鄭錡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之奏樂以為王行步之儀

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有堂之行而肆夏作門外之越而

采齊作一行一越有其儀與樂節相應不可不豫教焉。鄭錡曰

尚遠故行出門則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慢之意故奏肆夏越則

在寢或步或乘出入皆有儀士進退豈有乎哉○劉氏中曰車馬之法有剛柔

萬之聲動則相應

賈氏曰先言行後言越又云環珮從內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玉藻越以采藻行以肆夏先言越後言行從外向內是入時也。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此又以肆夏不奏王夏者何耶蓋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賓客及升車時肆夏所用亦廣王出入則奏之大司樂樂師是已享元侯則奏之晉穆叔所謂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昔祭崇則奏之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是已送賓則奏之禮器所謂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是已鄭氏於禮器以肆夏當為該夏是徒知賓出入則奏該夏不知肆夏之用為廣也

騶氏曰祭比用安俛又謂確磬轉左征而臨肆夏後聲即循再放堂下頌車之趨而聞采齊之聲則猶吾於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

環珮以鍾鼓為節

鄭司農曰環猶旋也

○黃氏曰漢何武奉方正召見氣辭雖拜有可妨其區為服虔曰擊磬雅非行札之當拜

也抑古曰擊磬猶在

疾也此儀玉藻猶在

愚按環珮群臣環王而拜祭天地祭宗廟朝日之類俱有拜王拜于中群臣環列而拜之外則謂之環珮

鄭鐸曰環乃回環之義群臣環之環天子拜者衆庶其不齊故易鍾鼓為節使開鼓而拜聞鍾而止

吳氏曰行趨者接實之儀環珮者實珮之盛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目上下無非禮也尔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

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來齊作齊侯曰朝觀宗遇饗  
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是玉者有車出迎賓之禮  
亦因車之行移為之歌肆夏乘齊蓋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齊  
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  
位與夫合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  
而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  
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此禮之大者  
必以鐘鼓節之為作止之節也

九射王以騶虞為節

鄭鐸曰九射則大射燕射賓射之時皆奏此詩。薛氏曰先鄭釋  
此以為騶虞聖獸鄭氏釋騶虞之詩亦以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  
子物在物中故曰節官為節官倫而治其制至者乎蓋紀指騶虞為節  
田獵之官經於大閱則虞人萊所田之野謂山虞於大田獵萊山  
田之野澤虞於大田獵乘澤野則虞者山澤之官而並於田獵者  
騶虞掌田獵之官宜以殺獸為事乃一發止於取五犯其仁如此  
天子取之以為射飾者此也。以時。鄭曰以騶虞為節者樂騶虞而發  
之辭。知曰不發五犯乃發物之仁。殺其義以五射之數。五而王射  
物為

諸侯以狸首為節

鄭鐸曰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狸首也。詩之辭曰曾孫侯  
氏四正且舉大夫君子九以庶士小大奠厥節于君所以燕以射  
則燕則奠豈言諸侯不敢寧處惟朝于天子則享安譽也狸之為

言不來也。麇首言射乎不來者之首為諸侯者必當朝王不朝則

射之將以為不朝者之戒。呂氏曰：麇首之詩，士大夫皆有原瑛所

大夫以采蘋為節

呂氏曰：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采蘋采藻，盛之湘之，皆  
在家所習，教成之祭之，事大夫妻已媿能循在家姆教之法度，乃  
可以承先祖其祭祀，御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乃可以與國  
政，故御大夫之射以是為節。

士以采藻系為節

呂氏曰：采藻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藻系于澗之中，用之公侯之  
車，被不輝煌，叔載，冠履，嗟此，無辨，輶怒，執事，禮已，然復，歌，兼，事  
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鄭錡曰：采藻詩言子沼于澗，于  
澗之中，無以異乎采蘋之詩，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  
乎采蘋之循法度之語，詩人列采蘋於采藻後，今言射節先采蘋  
後采藻，系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甚疑所歌之義，恐此二篇  
歌奏之時有遲速不同，故分為大夫士之射節。

總論

呂氏曰：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繼天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  
事君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守道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  
死命也。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古之所以明乎其節之志  
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無暴亂之禍矣。

薛氏曰：夫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賢者乎且歌射節所以為聽也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不聞尊卑皆用乘矢矢之所發四節作矣是天子未射先歌者五諸侯未射先歌者三大夫未射先歌者一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

九樂堂其序事治其樂政

賈氏曰堂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依樂之次第。鄭錡曰依不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声得其正不淫放也。鄭錡曰依樂工其樂政則可樂在治其樂政九在下位何也惟堂其序事治其樂政也。又謂堂有九樂也。禮樂之權治樂政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易氏曰舞師言小祭祀不與舞師也。鄭地謂大神所大鬼之外皆小事。鄭錡曰令奏鍾鼓也。

九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為一成不特天神大示大鬼之樂為然據大司樂言九天神皆六成九地示皆八成九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為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鄭錡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倫也。肆師禮成則告備告禮軍之畢也。事畢言禮已畢此則告樂之備爾。

王氏詳說曰按大射禮曰大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此命奏者樂師而非樂正也。按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歌倫此告倫者樂師非大師也。蓋諸侯之射禮燕禮與天子不同此所以命奏若在於樂師告倫者在於樂師是樂師早於樂正而尊於大師也。

詔來鼓皐舞

鄭康成曰詔視賸扶瞽者來入也皇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拜

王昭禹曰瞽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緩

阜緩也

及徹師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注大胥曰學士謂御大夫諸士學舞者。王昭禹曰以其

父兄有爵列於國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

謂之學士。賈氏曰此謂祭未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

徹但學士主舞鼓又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純讀之然後

合章歌徹之時歌舞俱有所謂師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鼓人歌

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鄭鑄曰祭將畢恐其不敬故歌詩以

見其敬以周頌效之。雍禘太祖也此所歌以徹者其雍詩乎。王

招音曰吹笙登士也樂師則仲之也

鄭司農曰告當相鼓有師者意當罷也鼓師者皆有相道之者故

師見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

之道與。劉勰中曰樂滿長管擊

鄭鑄曰祭之始詔使扶之而來其終也相之以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王昭禹曰饗食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鄭鑄曰孔子語魯大師以

樂則知樂之有序蓋如此故曰堂其序事若夫饗食諸侯則奏樂

之際序其作樂之事故令奏鍾鼓以為節樂終則令相執管籥以退

皆如祭祀之儀惟不入牲之事異而已

燕射師射夫以弓矢舞

王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群臣燕而射禮。鄭康成曰射夫衆稱



鄭經曰掌其政令所以統治之其有爭訟則為斷其曲直此所以  
名為之師

東廠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學正學于大胥佐之

鄭鑄曰閭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大胥相樂官之樂政其所相者於諸胥焉

大  
堂掌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王氏詳說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學士者國子之謂以其父兄有爵於國者言之則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言之則曰學士周之時喬木有世官堂華有賢者之後

歎詎聽曰職

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黃氏曰李士之版

獨致諸子時合之於舞位不敵使適子與於此處子當幸小券何為至合券始別異之干戈羽籥非才備不使廢子臨之現有其義○鄭

世子官漢世取二千石開國侯子為齊人此適子不知其義○鄭

鐸曰官伯掌士庶子凡在版者可立掌群臣之版此所謂學士之版皆書名於版以待有用則致之使自至待之其不至者以致之

王氏詳說曰大胥既待致諸子夏官復汶諸子名官何耶蓋夏官

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若有車甲之事則授之車甲是教之以兵也此教之以樂

李嘉會曰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今不曰公卿大夫之子又不曰庶子乃曰諸子者蓋諸子所掌之國子備德字道合幸合射其成也則故之而已故大胥一職止見合舞合射不見教樂以有諸

子之教在前也名曰李士非徒國子必國子之才  
義者學其名數之概有其人則充之亦待意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氏曰合即釋米即菜也。

鄭錡曰禮有釋菜莫享於釋莫奠薄於釋采蓋釋奠則有

迎牲有酌獸有投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采則不舞不

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藻蘊藻之類生虔於先師而已。知謂氏朝先

書之言明祀九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祭祖宗於宗廟  
謂知樂者也若有詩書之德者亦各除於其所識之季漢前凡有  
高唐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藍氏曰釋采禮之至簡者皆不在  
詩有毛公此之謂先師也。

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

正合舞釋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合

舞康成傳記舞樂增始選獻府錄舞示敬道也

旌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秋頒學合聲

鄭錡曰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無義皆學字宮也蓋周

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則曰東序

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若辟雍也總與於此以觀其

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

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于戈者處之東序宜學字語者處

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易氏曰

李之後合嘉於頒季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季蓋於見於大司  
李有所謂成均之法又有所謂肆祖之祭皆李以禮樂見於大司  
入季舍采者即入瞽宗之季舍采於肆祖也。顏氏曰成均之  
主謂之於瞽宗之季。揚氏曰樂舞頒字亦有禮一勝於成均之  
有選當處頭季只是秋時入季分其李指齊舍為一。案居與  
遊樂之地與春時入季不同故撰其文謂之頒字按尚書大傳與

組已撰新教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李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  
李師農書見一冬九十日當在李距回子與國之教後非謂夏秋須分  
在諸如若四時在李距惟回子與國之教後非謂夏秋須分  
冬讀書時有帶起札象皆在精宗書在存不應至秋將始分  
節康成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王氏曰樂之聲以言為

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節聲

節鐸曰合舞必以春合聲必以秋蓋春陽用事德在木木曰曲直  
而主乎兒舞見於形兒之間或俯或仰木之象也故合舞以春所  
以順乎陽秋陰用事德在合金曰從華而主乎言聲見於絳氣之

間或抑或揚金之象也故合聲以秋所以順乎陰

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  
者聲聲亦陽也是春未嘗不學禮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  
羽籥于戈武舞羽籥文舞是秋未嘗不學舞此言合舞以春合聲  
以秋蓋教合舞與所教所以不同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易氏曰合舞合聲教之序也此教之成也故言六樂之會

鄭鐸曰及教以舞則以六樂之會正其舞之位方其分樂而各奏  
不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人多其列衆位始不正矣  
於是為必正其位如雲門大卷不可以應後大護大武不可以居  
前之類其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  
失其倫

劉執中曰六樂之節舒徐不同六舞之位遠近不一故立表以會  
其節與其位自南表而舞至北表者再表為一成則六成矣自北  
舞而南者一故舞為九成而樂為九變則表為六樂之會者數出  
入其表以就八佾者皆以長少為序

比樂官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鄭鍔曰比校作樂之官欲無一舉之不備

北氏曰次比樂官也

展樂器

鄭康成曰展謂陳敷之。鄭鍔曰展有作樂之器欲無一樂之或

缺大司樂展其聲此則展其器

九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康成曰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言衆。王昭

禹曰召之使與舞也

序官中之事

王昭禹曰官中之事謂序王官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

秋他節而教之遺籥則狀爾宮聲也韜韞如比官中之樂會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王昭禹曰徵則召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為比則校叙其多寡之數

使之類聚而群分。賈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

胥禁大胥為徵令校比之攷其在否

饜其不敬者

鄭康成曰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饜罰爵也詩云兕觥其饜。劉

氏曰罰以示媿耻焉

縱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鄭康成曰撻猶扶也扶以剗扑。鄭鍔曰八人為列左右前後各以

其序苟立於其列有怠慢不謹者必撻以記之。王氏曰肆師道

其怠慢則祭以徵慢為先小胥撻其怠慢則學以徵慢為急於官



誅之政也學言捷之教也易氏曰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臝  
臝之而怠慢然後有所謂捷

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鄭康成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管籥者王氏詳說曰凡樂縣  
有鐘磬鼓鐃此所謂金石之樂也然磬則無所不縣鐘與鼓鐃則  
有所謂縣者有所謂不縣者蓋周人縣鼓與鐃惟縣一而已是故  
鐃有不縣者磬師云擊磬擊編鐘磬則磬師擊之不編鐘則鐘  
師奏之是鐘有不縣者此磬所以為樂聲之自也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二面判縣又去其一而特縣又  
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言見王德之倫周  
不備而况於大夫士乎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

漆屨城明暗燄燄也故軒惟籍與邑不可以版入王氏詳說  
特縣則非東即西故大射云樂人當縣子作借東並磬而西其南  
在鐘其南鐘皆南陳西借云樂人當縣子作借東並磬而西其南  
其磬皆南而借其位借比其面在兩者皆元縣然又云一建鼓在兩  
借之南而借其位借比其面在兩者皆元縣然又云一建鼓在兩  
其磬皆南而借其位借比其面在兩者皆元縣然又云一建鼓在兩  
則知大夫之別士之特皆元南面所以尊天子矣春秋之時衛侯  
從師叔于桑曲縣之請為非禮晉侯賜鐘磬歌鐘之半為得禮後

鄭鐃曰既正其縣又辨別其聲欲其節奏之不變易氏曰鐘磬  
必待下而後正。頌氏曰其聲。又正其增棘之名以見其等降之  
所用各有律呂故下其鐘磬又正其增棘之名以見其等降之

不同聲不奕則樂必和名不同則禮不僭官曰小胥其所掌豈小  
哉

李嘉會曰樂縣不同豈諸侯大夫在國之時其縣則然亦豈朝聘  
之時王燕享之而所縣之樂若是也蓋在國與朝王所用之樂皆

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薛氏曰杜氏以鍾十六枚爲一肆則堵者八枚矣此說然也而鄭氏以各十六枚爲一堵鍾一簾磬一簾爲肆宜不然春秋傳曰歌鍾三肆是三十有二枚矣故編鍾十有六然後一簾之鍾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簾之磬全一簾之所垂者鍾磬各止於八然後謂之堵鄭氏以鍾一簾磬一簾爲肆其半者其有鍾而無磬有磬而無鍾乎其說固不通矣又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其說未是但泥於十六枚爲一堵之說不知八枚爲一堵之害至論其士之特垂則曰天子之士垂磬而已不知鄭氏何所見而言有磬而無鍾不知果何以和樂五謂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故爲堵。鄭鐸曰編鍾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成虞名謂之堵堵如

諸如市肆之肆謂其分也九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一肆又禮記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晉諸侯耳當三面

之軒縣蓋得三肆之半分爲左右歟

欽謹儀以下降殺以四編磬各四十八枚而各六十四

鐘各三十二枚士一而鐘磬各十有六枚故謂之大夫判縣則每面之

八枚而各十六枚故謂之大夫判縣則每面之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八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眡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或曰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非善知音聲何能職此哉。薛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率則樂率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鞀也所以相鼓而奏

歌者則賤賤也以奏歌而教聳聳者小師也所以使聳聳之有所  
取正者則大師也是以大師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  
曰此下直云聳聳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便是  
以有眡聳三百人。案嘉會曰聳聳祭禮用下之聳聳多也而數  
至嘉會曰聳聳祭禮用下之聳聳多也而數  
九王以聳聳下之聳聳多也而數  
聳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洗賓夷則無射陰  
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愚按六律六同詳見大司樂

胡氏曰律以純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為太氣之  
元始於子在十一月二日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奏地而達物也位  
於寅在正月五日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始潔之也位於辰在三  
月四日蕤賓蕤雜也賓尊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干  
在坎伍初五初五剛卦純陽也蕤賓也蕤陵也蕤賓也蕤賓也  
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呂者一曰大旅旅旅  
也言陰大呂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二月二日夾鍾言陰  
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三日仲呂言  
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濟物也位於巳在四月  
四日林鍾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  
於未在六月五日南呂商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  
於酉在八月六日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難陽該種也  
位於亥在十月

皆又之以五聲官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合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愚按文之播之詳見大司樂

王昭禹曰大玄曰聲生於日律生於夜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

五聲不能節五聲非樂未能盡故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微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目氏享物

易氏曰五聲寓於音音實直乎八卦金鍾也屬允石磬也屬乾土塤也屬坤革鼓鼗也屬坎絃琴瑟也屬離木祝故也屬巽匏笙簧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前氏曰以方言之金石土類也西鼓之方故三者在其類成於方故三者在其類竹木類也東生土之方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推也陽海動若翻若實若靈若沈若滑莫圓於金石土革匏然竹木而天

則行略

鄭鏗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爲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矣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絃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鏗曰大師掌吹陰陽之管以和樂又教六詩夫詩之六義彼人安能通知以教人耶康成以爲教數督昧彼爲督昧者豈能有六德以爲本耶愚謂是說康成之失也以理推之蓋教國子以歌六詩耳彼疑國子不當學詩於樂云殊不知古者作樂必歌詩以爲首風賦比興雅頌皆所歌之音知音調之高下惟大師耳國子不學於大師而誰學耶大司樂能教之以其義大師能教之以其音故

曰教六詩。王昭禹曰一國之事繫於之本謂之風。鄭康成曰風言王之賢治道之言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鄭康成曰言今之禮此也。言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鄭康成曰頌之法詩也。言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鄭康成曰頌之法詩也。言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法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休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鄭康成曰賦之言賦也。言其所類而况之謂之比。鄭康成曰比見今之賦教善惡以其所類而况之謂之比。不敏。言取比類以言之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鄭康成曰興見今之美善於類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上句則曰六詩即缺取善者以勸喻之。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

鄭鐸曰此六德乃大司樂所教國子中和。抵庸孝友。德若以為教。教者則彼賤工詎可貴。以中和抵庸孝友之德哉。王昭禹曰。以律律德之謂也。用此言五音之入德而已。

鄭鐸曰六德為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為之音。所以和其聲。大司樂之教。施於前然後大師之教。行於後。康成又謂以律視其人。為之音。乃引于貢。問師乙以已宜歌之事為證。予貢所論者人之性。非論六律為音之義。亦康成之失。黃氏曰。声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

王氏曰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声依律。和声也。王昭禹曰。言以六德為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為之音。則知所謂本者。性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為之本。然非指之於音。則其声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揚氏曰。以六德為之本。故可以制。以六律為之音。故可以化。後漢傳

大祭祀帥鼓登歌。奏擊拊。

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登歌下管黃人聲也。賈氏曰謂下廟故神作樂時大節帥替人登堂鼓而唱也。此兩字而歌者與瑟以擊鼓也。

王昭禹曰擊拊即書去擊字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黃氏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椌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鼓也。擊琴瑟擊搏拊擊擊琴瑟琴瑟聲皆有擊拊之名。鄭司農曰樂或當擊下或當拊是也。以擊。賈氏曰拊所以導引歌者或先擊搏拊乃歌也。

王昭禹曰小師去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之。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賈氏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去下管。賈氏曰說下管。鄭康成曰特言管黃人聲也。賈氏曰聲出曰播謂播揚其去奏即播也。鞀鐵也。鞀形如鼓。特作鞀字蓋以鼓為鞀也。鞀鞀者鞀鞀也。賈氏曰鞀鞀不當又言鼓則令奏鼓鞀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為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鞀以為之引也。鞀同鞀。

易氏曰奏擊拊以導歌而後鼓者歌為奏鼓鞀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為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  
大射帥鼓而歌射節。  
鄭經曰帥鼓音隊而歌。騶虞奏舞首采蘋采芣之詩以為射節。季嘉射之有聲。小射則不歌亦如大射也。小射止於射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  
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獯角則軍  
擾多變失士心官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以威明

易氏曰六律陽声去同陰声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  
聽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天地之和大師以是而  
聽軍声宜其吉凶應焉王服再曰師之日吾以取此風又戰前  
以管吹焉如吉凶光事而加風不致死也其以取此風又戰前  
以管吹焉如吉凶光事而加風不致死也其以取此風又戰前  
易氏曰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亦  
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耳

大喪帥鼓而蔽你匿謚

王昭馬曰死則東轍物於德律以視之謂之諷於大殺之  
諷則帥蔽而作匿謚以聲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德之名也  
允國之督矇正焉

鄭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對嘉會曰國之督已不蕭擊師者亦  
以正於大帥不使滿刑之入人聽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墳蕩管絃歌

鄭康成曰教教督矇也○對嘉會曰國之督已不蕭擊師者亦  
以正於大帥不使滿刑之入人聽也  
曰此言鼓如孟子所謂今王鼓樂於此之鼓督矇受教於小師其  
所播者鼗也祝也敬也墳也管也絃也歌也而不言鼓則知  
此鼓為鼓樂之鼓矣鄭謂出音曰鼓是也

鄭康成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司農曰祝  
如漆棺中有椎○頌氏曰鼓木虎也○有七十二細錘所以正聲  
再崇我曰墳燹王為之大如鴈勿謂之雅墳郭璞爾雅注云大如

徹歌

鄭康成曰於有司徹而歌雍。李燾會昌徹歌無大師之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說見大師。陸氏曰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又王世子曰天子養羞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禮康周公故以賜嘗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祭祀養羞餼食諸侯之相見嘗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象和之也歌清廟示德也象管示事也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祀不興舞也。

大饗登歌曰從大師

九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鄭康成曰如大師。黃氏曰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鞀舞師不鼓四方早曠之舞是也。

堂上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錡曰六代之樂並作慮其聲音或失之過既堂其節又學其和先儒以和為錡子謂以金錡和鼓然小師不掌錡子認一和字指為錡子何所據竊謂此應為子與又歌而善必使及而後和之之和當其音節使一人唱之衆工從而和之乃所以為節耳。汪相禹和及同詁曰直則有節而和又曰大清濁知應而不相攻別。李士嘉會曰職專於是則所責亦在是故特表而出之。

擊鞀



鶻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鷄子謂之頌填凡六孔上

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填世本云暴辛公作填圍五寸半長三

寸四分。鄭康成曰箏編小竹管如今賣鉛錫所吹者謂長尺四寸

大者三十四管小者十四管頌簫長尺二寸謂長尺四寸

有唇三孔謂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謂長尺四寸

成謂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謂長尺四寸

今大子樂謂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謂長尺四寸

廣六寸象六公七弦象七星瑟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廣一尺八

寸二九也三六七弦三九也。鄭康成曰歌依詠詩也。易氏曰

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弦歌用之於

堂上鼓鼗預備用之於堂下祝歌別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衣止

之節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曼擊擊祝歌用之以節堂上之

樂謂長尺四寸擊鼗擊祝歌用之以節堂上之

樂謂長尺四寸擊鼗擊祝歌用之以節堂上之

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弦歌列於壇簫下者小師所言者教樂

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

胡仲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樂堂上之樂謂長尺四寸

拊謂長尺四寸見。易氏曰登歌則擊鼗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奏而已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曰應鼓也應與桴及胡皆小鼓所用別未聞。賈氏曰擊

鼓者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擊在東胡擊在北謂長尺四寸

桴也。鄭鏗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桴小師則擊應鼓

不鼓桴蓋桴者所以引眾鼓而應則以為眾鼓之應也周頌所謂

應桴擊鼓正謂是謂長尺四寸王昭再曰應擊為桴鼓之和桴鼓為應

應桴擊鼓正謂是謂長尺四寸王昭再曰應擊為桴鼓之和桴鼓為應

應桴擊鼓正謂是謂長尺四寸王昭再曰應擊為桴鼓之和桴鼓為應

鄭司農曰無目眊謂之瞽有目眊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  
賈氏曰詩有瞽矇書有瞽矇此有瞽矇三者皆不見目也  
賈氏曰詩有瞽矇書有瞽矇此有瞽矇三者皆不見目也  
賈氏曰詩有瞽矇書有瞽矇此有瞽矇三者皆不見目也  
賈氏曰詩有瞽矇書有瞽矇此有瞽矇三者皆不見目也

掌播鼗祝鼓墳籥箎管弦歌

鄭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賈氏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鼓矇令

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李喜會曰鼓曰矇播之小師教之止見於八音而已若聲師之鍾磬

緹樂莊樂緹樂矇矇之頌矇笙笙矇笙師之笙笙應雅則皆不與何  
鄭康成曰師小師皆於外也上言頌雅也下言笙雅也

諷誦詩世莫繫鼓琴瑟

劉執中曰諷誦詩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匯謚而諷誦先王平  
生功德之詩。鄭鐸曰或謂誦詩所以知古人之興衰又謂其莫  
繫小史堂莫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  
此管矇又安知世莫繫之至乎愚故先儒之說以莫為帝謂世帝  
繫者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今言故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為  
之從善而抑惡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發幽昏焉以  
休懼其心以春秋對世言則知世知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  
世又定其所傳之繫系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  
綿遠而世繫不衷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間也  
不信故必莫而後諷誦之鄭康成云世之而莫其繫系切謂當諷

誦詩世一何莫繫為一何

黃文曰誦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為可知  
今詩之有繫次皆據傳也前漢之詩失之矣

愚按誦詩而及於世莫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之世周  
頌風雅合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知世之所尚則莫樂以繫  
焉定那樂章係之祀成湯定情廟樂章係之祀文王誦詩之以

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諸祭饗之時若  
小史之莫繫世是莫其所出之世系非誦詩之世美繫也

鄭鐸曰先王使公卿大夫士各致其規諫非不足以聞道彼賤而  
樂王乃使之誦誦古詩及世繫何即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奮得  
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情之所樂者在是則耳之所聞者必詳因  
悅樂之時得規諫之益其効捷於公卿士大夫之諫當誦誦之詩  
且錫而無倦以錫和君之心和平朝見文之言不墜下逐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陳蘊之曰九德用於大祭大祭帥鼓音登歌是也六詩用於大射大

射帥誓歌射節是也愚按九德見大司  
康六詩說見大師

鄭康成曰役為之使

眡瞭

鄭鐸曰孟子曰有中則時子瞭焉眡瞭之職皆明目者為之蓋  
樂工用瞽瞭三百人故用眡瞭亦三百人扶之其視明瞭又明樂

掌九樂事播鼗擊磬頌磬笙磬

王昭禹曰鼓歌掌播鼗而眡瞭亦播鼗二者皆受教於小師故小  
師曰學教鼓鼗也鄭鐸曰播鼗字皆係之章為其無目故眼  
師之皆言播鼗並有先後也  
詩曰琴瑟之應鐘者曰頌磬頌即鐘也磬之益笙者曰笙磬大射

禮曰樂人宿垂於阼階東笙磬西南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鐘之磬鎛尚金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古人作樂金石土列於西方故磬頌在乎西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古人作樂匏竹木列於東方故笙磬生乎東若鄭氏以東方之笙磬頌則詩所謂笙磬同音書所謂笙鐘以問者何異於義乎一說謂鐘磬之應歌者自頌磬其應笙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二肆與頌鐘磬之美我同周禮有鍾笙之樂與笙磬之義同近之云夫

歌則擊頌笙磬

### 堂大師之尉

鄭康成曰大師當鼙則為之。賈氏曰大師無縣樂之事按大師堂大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日於聲音節本職雖不言縣樂器亦樂事於此目錄之可知庶幾為之者自有目也

鄭康成曰相謂扶工。王昭禹曰鼓首無相依然其何之哉眠瞭之設正謂是也

### 大喪廢樂器於旅亦如之

賈氏曰樂器謂明器司干疏云眠瞭所廢謂鼓與聲鍾師不云廢則鍾亦眠瞭廢之暮瞭大師小師皆不云廢者以其無目擊瞭所云柷敔筭皆眠瞭廢之也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也。黃氏曰廢與陳義各同而廢則有感動悲感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廢皆為典府為興訓則當為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感也鄭以為與休或為曲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廢樂器乃以為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耶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眠瞭祭祀正樂故廢之見憂感之意笙節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盛者

陳之而已。王昭禹曰大喪廢樂器則陳樂器於庭序也。大旌有  
大故而終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鐘鼓

黃氏曰鐘師九射王奏駟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萊蕪士奏采  
芣黃貴歌賤賸奏其鐘鼓。鄭康成曰鼓鞀以奏之其登歌大師目  
奏之。

擊愷亦如之

杜氏曰擊鞀戒守鼓也。王氏詳說曰鼓軍事者鼓鼓也鼓鞀鼓其聲  
也按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擊夜半三通為晨戒日明四通為  
發曉此三鼓也。鄭康成曰愷獻獻功愷樂也。

黃氏曰愷賦有歌藝藝亦有歌藝歌今藝場有歌曰大師至眠賸  
寔殺職謂之射藝射師帶職

東坡周禮司我卷第四十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厭勝既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

達其聲之所高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可考此則同已下之官所

以繼也雖然樂器之制攷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

之和者也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特曰典同何哉蓋樂以統同為貴

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為同取諸陰陽之合也名鐘以律而不同其為律陰律也陽律也

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為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為樂器先用以為

十有二辰之鍾次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鑄度數齊量定于此而後

樂器從之然以琴為聲固衆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所不可缺則

鐘次以鍾之為聲固衆聲之所統也所以敲其金曠指偷斲不阿

此故鍾必曰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鑪以間節奏相承有目來矣

堂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或書

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或書

同作銅

黃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為管陽律以竹為管後鄭皆以銅為之按

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嶠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聽鳳之聲其

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

為陽聲濁為陰聲是為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

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反

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慎於

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繆則地之陰聲慎於下故黃鍾之長用

之以起五度則樂器脩廣之所實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闊之所類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故曰九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數。孫氏曰古樂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爲宮商如是爲角征羽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後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斷其是非也。胡氏曰以律和聲則齊其使之過陽而不蔽陰而不蒙夫然後官不至於聲商不至於聲徵不至於聲羽不至於聲是辨非和聲之效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散聲散險聲欽達聲若微聲館回聲衍後聲葆余聲贊薄聲驍厚聲古

鄭鏐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王昭禹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聲長所謂鍾小而長小而其形高。鄭鏐曰或曰此大其聲尚載衰然如裏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適於正其聲緩而不速下則聲長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其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鄭鏐曰或曰下謂鍾形下鄭康成曰破讀爲險破之破破謂偏後破則聲離散也險謂偏余險則聲欽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少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鄭鏗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為器之法為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為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子氏曰數本起於黃鐘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反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視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所屬所制則有齊矣言贏聲生於違衍聲生於回祿聲生於後鬱聲生於奔連回後奔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曠秩和鄭謂調其散器非也其散器聲生於和聲調和也鄭鏗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鏗曰先儒謂磬為西方之音又以聲音象萬物之成蓋立秋之音至清性清故難調姜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之法

掌教擊磬者擊手編鐘

黃氏曰視瞭掌擊手編鐘擊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視瞭所擊者有定名領聲雅磬之外他磬不擊編樂燕樂亦有鐘聲視瞭職不掌編樂燕樂。劉氏曰官縣有特磬十二罇鐘十二皆依反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鐘各有六共為一箎磬師之職掌教

既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視瞭擊編鐘。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鐘

教綴樂燕樂之鍾磬

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賈氏曰鍾不編者不擊琴  
琴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是鍾不編者十。杜氏曰編讀為編書  
二反響鍾也。苦音傳云左五鍾古五鍾  
之編。賈氏曰史記孔子鍾磬亦編之絕是古者未有  
教綴樂燕樂之鍾磬

九祭祀奏綴樂

鄭康成曰綴讀為綴錦之綴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綴  
不能安弦。賈氏曰雜聲和樂謂律呂調和。李記注云操綴燕樂  
房中之樂所謂陰聲。鄭人后妃。賈氏曰房中之樂非也。二樂皆  
教其鍾磬。黃氏曰磬師學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  
教綴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堂人金奏

鄭鐸曰三官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神將以交神  
祇之歡心。故綴樂雖非正聲亦有詩而用故教之。易氏曰終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堂人金奏

九樂垂以鍾鼓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鐸。賈氏曰此即  
之鍾九作樂先擊鍾故鄭云奏樂之節下云以鍾鼓奏九。王昭  
亦先云鍾鄭云鍾及鐸者以二者皆不歸獨稱而已

而曰鼓人曰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鍾師樂雖用鼓  
而以金為主

賈氏曰鍾師擊鍾而兼言鼓者九作樂先擊鍾次擊鼓見先後次  
第故兼言之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故  
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鄭鐸曰鍾師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

用鍾鼓非謂鍾師擊鍾又擊鼓也夏者頌之族類夏大也歌之大者有九夏於頌為最中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方謂之夏則夏為樂之本者其詩之辭為大夫王出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目不得而用尸出入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肆之言安也尸以象神於祭者子行也子坐而立立恐其不安於位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君尊目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之安肆矣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諸侯用之可也至於大夫用之則為僭矣先儒以肆夏繁過渎為三夏謂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渎思文也夫以肆千時夏九王係之指為時邁猶為有說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為過思文也夫為時邁為一夏於冬不可合也注出入所奏者昭夏昭明也昭明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奏者維夏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也自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以章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德故特以齊名也族人侍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醉而出所奏者賦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樂以撤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騶夏爵為上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騶夏謹飭之也騶又音傲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劉氏曰諸侯皆以九解金奏肆夏之三獻文王之三夏之金奏文王曰工○黃氏曰九歌則夏非頌也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黃氏曰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過渎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

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不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騶虞頌入合大雅享五等與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向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實容也。李嘉會曰贊以居前食以居後則燕在其中詩云精和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雍音如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樂師皆言以騶虞雍音乎頌采蔡為之節大師則帥誓而歌射節鐘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鐘鼓也鐘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擊磬故畏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鑄曰雜弄之樂謂之編樂樂之細也羽作慢樂則擊鼗以鼓作之鼗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鼗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王昭禹曰磬師奏纒樂鐘師擊鼓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笙笙籥箏箏箏管春櫃應雅而獨以笙師管官笙東之繼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鑄曰笙管繼於間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間歌之後即笙由庚笙采芣采芣笙夷儀則笙君繼又笙之後為取置故詩有笙教敝管笙墳管箏管春櫃應雅以教城樂

鄭鑄曰笙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笙官聲在中笙官聲左為當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也虎七孔管六孔篴笛也笙師皆教以敵之之法又春櫃應雅教皆賡與和賡

以作械樂於宮醉而出之特康成謂小師所教為教鼓瑟鐘師  
 所教為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後蓋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  
 遂分彼為教鼓瑟瞭此為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鼓作之即  
 此教之以斂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一尺二尺其端有兩孔  
 春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為言價也實醉恐有價乎禮故  
 以牘名之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春於地其名  
 曰應實歸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然其首  
 令升口大二圍是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亦春於地其名  
 曰雅實醉而出恐其失禮從其雅正也三器在庭皆春於地以  
 為聲故謂之春以兩手築地春之也春地以爲行擊禮也故以爲  
也註言起擊以擊樂也○王昭禹曰竿笙塤箜篌箎簫篪皆樂  
之所用而春價應推三者時用於教鼓樂以爲行節○儀禮曰  
小師掌教舞箎箎師又教命填商箎師用於下管故以教鼓節  
 瞭謂之擗笙師用於凡樂謂之斂但斂之無詳也鄭謂教視瞭視  
 瞭不斂笙竿教則當教鼓瞭也按鼓瞭視瞭皆屬大師自天子司樂  
 而下至視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聲師鐘師笙師鐃師自為列固有  
 於饗之樂又有緦樂燕樂緦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  
 王之章嚴矣是故管樂不斂笙竿蓋簡寔遠視瞭不奏九夏鐘鼓亦皆  
 有所以武曰聲師笙師分大師鼓瞭視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  
 者不使散雜入師歌詩之事也蓋管是然燕樂亦有歌詩雜當單  
 之聲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鐘笙與鐘響相應之笙○謂武曰笙師不掌鐘○黃氏  
 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則作歌則以鐘節之獨出於祀饗射

其他不出鐘笙鐘從笙也

大喪燹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燹與也與謂作之奉猶送也。燹氏曰此燹與作燹上燹而。黃氏曰視勝燹而不藏笙師藏之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與而已不淹其縣。賈氏曰其臨縣者大司樂小故大司樂去厥樂器注云臨笙師鑄師之屬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鑄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鑄尚大也大鈞有鑄無鐘尚細也。鑄師掌金奏。故謂之鑄師者舉小以見大也。與典律

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堂金奏之鼓

鄭鑄師鑄師堂鐘而言堂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性樂以至不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鼓人以鼓作之。鑄師則以鑄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鼙皆鼓之。是鑄師皆擊鐘而鼓之也。鑄師固宜堂鐘。今畧無鑄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為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說謂鑄師不自擊。使視瞻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其意謂鼓人之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鑄師之本意。王氏辨說曰。鐘師掌金奏而及金奏之鼓。亦鼓也。鐘有四金之制。不過金鐘金鈸金鐃金鐃而已。然鼓人鐘師所用之於祭。鼓人之職為地官之屬。鐘曰請鼓。靈鼓。特鼓。用而巳。其死。願於天神地示人鬼亦辨。其為地官之屬。鐘曰請鼓。靈鼓。特鼓。用

九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按金鐘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鐘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王氏曰鼓愷樂堂於鐻師者鐻師堂金奏之鼓其所擊樂以金為  
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戰兵之意

九軍之夜三鼓盡皆鼓之守警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鼓盡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馬法曰鼓人注引司  
馬法中三鼓為最故曰明五通王氏詳說曰鼓人之鼓聲謂軍

已發行在郊也鐻師之鼓聲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國猶不

廢守此鐻師所以又有守警後世用軍行師京師戒嚴者本此

大喪欲其樂器奉而載之

賈氏曰此官所廢謂作晉鼓護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鐻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從四十人

辨平中曰自周樂之章樂第大師之鼓樂舞與同之為樂雅雅樂  
備矣仲謂之樂於樂和燕享之用非樂舞與同之為功乎和雅樂

師箭章鞞鞞氏之後必繼之典庸器司于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

德以來之自其慕德而來莫不自見其聲歌舞踊之節周人因之

以備樂載之官府而不廢披箭鞞之為樂自其執羽而欲則文舞於

以次於鞞師鞞人之後至於鞞鞞氏合而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

益遠典庸豈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為無愧矣然先王長慮却願

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得而定樂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

得而定然後四方之有能於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

以觀四方之風豈不在是乎鄭鐻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不

變其俗故鞀師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鞀韃氏所履者韋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一衷之樂明有懷也

### 學教鞀樂

鄭鑄曰四夷樂東方曰鞀南方曰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切疑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鞀佻詩鞀鞀有夏左傳鞀韋之跗注皆以鞀為赤邑之韋樂名曰鞀意舞者衣赤邑之韋也○李景齊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大廟所以廣緣於天下祀成周所以用東樂意蓋謂是。陳氏曰魯納蠻夷之門之外古之遺制。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劉執中曰舞鞀之位在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四夷來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黃氏曰鞀東夷之樂特置四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矣旄人蓋雅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鞀為微可知○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衷之懽心使鼓舞為以承祭祀以共饗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

哉○李嘉會曰無所限來者從之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鐸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疏散而非六代之舞夷樂四夷之樂  
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夷人教之皆執旄以舞。賈氏曰旄  
人教樂而不掌鞀鞀氏掌樂而不教互相統耳。王氏詳說曰鞀  
鞀氏所掌專於夷樂旄人所教不止於夷樂况鞀鞀之於夷樂吹  
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旄人六四方以舞仕者屬焉祭祀賓客  
舞其燕樂則旄人之所教人者衆矣不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  
舞旄人之所用於舞者亦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  
雍

九四方之舞仕者屬焉

鄭鐸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不足諫大司  
樂也東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賈氏曰四方之舞仕則  
中脈之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黃氏曰執樂  
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  
不舞是則鞀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師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  
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曰明堂位土鼓笙籥伊耆  
氏之樂命之曰籥以黍籥之法在是故也羽籥皆執籥以聲立目之  
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籥籥

鄭鐸曰執羽所以為容籥所以為聲。王氏曰籥如遠三孔主中

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箏師掌之武舞干戈司于堂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豈詩言萬舞及於執箏箏東種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箏師之救國子所以重言羽舞歟。箏師。王氏詳說曰周之祭祀有三重。獻奠重於所祭之物。於舞用吹箏箏祀賓客。祭食所用箏師之舞。文王世子曰小舞正。李干大祭贊之箏師。李干曰箏師必贊之處箏師未嘗不預於李戈阿止於羽籥之數。又曰箏後含業不舞不投器。是舞器未嘗不預言掌。又所以見明家太平之治以文舞為教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錡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而相應使不相參論故鄭去鼓之首而為之節。大喪獻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獻惟羽籥而已。

箏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箏章吹箏以為詩章。鄭錡曰春秋迎寒暑為慶而祈有年。端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章無不可用。乃專用幽人之獻幽國之箏而名官曰箏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於幽教民稼穡與夫為寒暑之備。畢載於七月之詩。謂之幽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幽詩從車。故用幽箏而以箏名官以箏而獻幽詩之章也。

堂。土鼓。幽箏。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剛梓土鼓。賈氏曰鄭注禮選土鼓以土塊為。幽箏幽國之箏。鄭司農曰也。王業之起土於幽樂之作本。

於簫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  
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斂者鶴籥其章用龜詩焉。易氏曰以  
土鼓德風簫

示不忘

中春書擊土鼓斂龜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閏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  
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為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逆  
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陰常居大冬時謂日  
陽中春為歲陽之中晝為日陽之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  
中星為寅寅出日同意中秋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之中如是而  
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星虛寅錢勳曰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  
則土者物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橫舟日常春

之書吾方逆暑則三之日備禮之日擊鼙蓋有以逆其氣常秋

陰陽而為寒暑擊鼙推而為鼓擊暑不時無以成歲故迎之  
東井聖人向明而迎寒而其所擊者其所謂之鼓  
頌故謂之從中我迎寒而其所擊者其所謂之鼓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肇基王迹皆  
推本后稷之意率先農為業故陶土為鼓龜竹為簫歌龜詩以  
勸相其民今七月之詩是也周公相成王懼後世不祀先君王之  
耆耆於是命籥章之官逆暑迎寒歌之祈年祭歲歌之又兼以雅頌  
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之類皆本七月而有其益於風化者無勢分  
欲知稼穡之艱難誠以此也周昔本出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  
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為公子愛為公子麥猷新工公入執官功  
跡彼公堂皆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勿忘公陳王業見  
三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益以周公禮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所

由遂指為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制作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章堂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既言蜡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元國祈年于田祖畷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駟禹曰豐年雖本於天時順而祈

之亦成乎人事亦○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王駟

禮記所謂先農○王駟禹曰先農神

王氏曰幽雅幽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

賦詳歲十月鄭氏釋七月之詩以今月言及公于章為幽雅以音為

况雅頌詩則禮記前上為幽頌至於幽雅惟幽頌之說與七月詩同鄭氏

陳及之曰田畷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謂之畷可謂本於農事

之心既歸則畷以息其勞也○勞理國始耕則畷項謂司農拓

成周之時春祈年于上帝田祖田畷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

甘雨以介我黍稷先王蓋以田祖田畷其生也有功於農重大農

事將與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况大

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田祖田畷尚何疑乎及夫

歲事既成又息老物所謂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

其初耳○賈氏曰田祖田畷所祈當同日但別列禮殊樂則同

國祭蜡則畷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杜氏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祁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

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也○鄭康成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

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王氏曰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適乎下故言國以別之。○王昭禹曰逆暑迎寒召其氣之和聲和則氣和故先言擊王鼓以聲為主折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羨其成功故先言頌以詞為主。

李京齊曰幽詩曰幽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蓋謂所謂幽籥者蓋以幽吹為籥以幽箛而吹詩與雅頌皆以幽名天抑暑逆寒而吹幽詩若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投衣盪水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幽雅祭蜡而吹幽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與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幽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粢醴以洽百祀所謂祭蜡以幽頌者毋乃在是乎

鞀鞀氏下士四人 府一人 史二人 徒二十人

鄭鍔曰鞀也鞀復也以革為優夷樂者之所履作其樂歌之時則復是後以為容度也燕樂有高昌部用赤鞀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鞀周鞀鞀之類。○易氏曰鞀鞀者樂之所履之履名官以鞀鞀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履溥海內外亢有足所履無不至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愚按四夷之樂已見誅師

薛氏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鞀是也聲音伏維是也餘不可考。○黃氏曰康成云樂生於舞鞀鞀樂也聲各有所謂歌其聲歌不同棘人之樂施於祭祀喪食從人鞀鞀氏之樂以聲歌之故曰其聲歌

施於祭祀與燕者蓋重於四夷為長饗於燕為重執師曰師而序於前旄人觀鞞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歟。李嘉會曰先王多用夷樂不用夷禮者其禮非先王法度而其樂則可樂也若夫箕子封於朝鮮其禮亦可尚者有古意歟。

祭祀則歎而歌之燕亦如之

黃氏曰鞞鞞夷樂器歟祭祀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為之聲亦非必自有於者。王昭禹曰祭祀與燕吹其聲偈其歌以明其歡心而服吾中國之役也。易氏曰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鞞鞞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陳祥道曰燕諸侯則有洪露燕群且嘉賓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有夷音蕭於大侯則見王所以異於內朝之也故云相其法於周王也。王所以燕者有多寡之數故曰共其前若鞞鞞氏之燕則凡有燕集皆掌聲歌也。

與庸器下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掌藏樂器而庸器

黃氏曰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爲崇鼎貫鼎非也司農以爲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亂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司頑氏伐國所得之器言鼎以見伐皆為低也。易氏曰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大寶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與庸器藏其器物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簋陳庸器

杜氏曰橫為筭從為鐻。易氏曰樂器即梓人之筭篋所以縣鐘磬之屬橫曰筭植曰虞上設板謂之華亦所以明先王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鄭鏗曰祭祀之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筭虞小胥視矚自當縣樂器此但為之設筭虞所當陳者庸器而已陳之於祭祀之時以表先王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李嘉會曰聖人於作樂之具必寓其警戒之義俾知庸器始他人為之今陳設於此因歡樂而知警懼則所以自勉者深矣樂記所謂思武且思將帥之旨由聞鐘鼓之音而思也其意深矣

饗食實射亦如之

鄭鏗曰陳於饗食實室之時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為國

之華

大喪設筭簋

鄭康成曰廡與也與謂作之

司于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于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于舞也。鄭鏗曰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干以為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為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以自扞蔽為先干能扞蔽人身也。舞氏曰舞器干或羽旌皆有而實以干為名于嘉會曰舞者必尚武而執干文足見剛尚武之義得此也功之成而不忘本於武王則解散軍郊其勢可見五兵皆舞編以衛身之亦可見也

掌舞器

鄭鏗曰所掌之舞器即謂干楯耳干之為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

有當舞時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  
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教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  
舞之司乎○玉明禮曰大司舞于舞音樂師以教國子籥師於致其詳也然文舞有羽籥各官則以籥或舞有于文名官則以干蓋文則優游而靜籥則其聲靜而可聞于則以有干而自衛而武事以干衛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既已也受取藏之○鄭錡曰祭祀之時俟舞人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於舞畢則受而藏之○李喜會曰舞列既畢則從而受之於

大喪廢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古于盾及羽籥及其所廢廢于盾而已其羽籥則籥

車嚴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此卷  
鄭知院性之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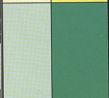


QPCARD 101 v3



B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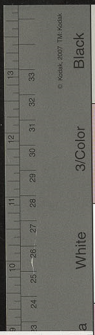
Cyan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he Kodak

